故事会

夺印
紅灯記
亲人
血泪斑斑的罪証
一个包身工的故事

1

上海文艺出版社

編者的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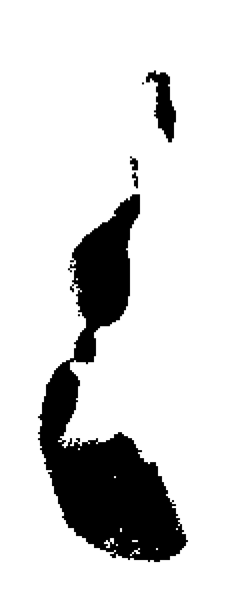
《故事会》是不定期的丛刊，它将根据需要陆續分輯出版。它专門刊載基本上可以提供給故事員口头讲述的故事脚本，以促进群众故事活动的发展，扩大社会主义宣传陣地，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这些故事文字浅显，通俗易懂，比較适合群众的欣賞习慣，因而也是可以供群众閱讀的通俗讀物。现在是第一輯。

我国的劳动人民，历来就喜欢听故事，喜欢讲故事。近年来，农村、工厂涌现了許多群众故事員。他們把富有思想性和战斗性的小說、报道、戏剧、电影改編成故事，或者把当地先进人物的事迹改編成故事，用自己的口头語言讲給群众听，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他們在田头讲，在車間讲；在小会讲，在大会讲；在青年工人、青年农民中間讲，在老年工人、老年农民中間讲；在妇女中間讲，在少年儿童中間讲。这种活动比較适合群众的欣賞水平和欣賞习慣，不要化妆、道具，不要搭档、伴奏，不受场地和时間的限制，表演上不需要艰难复杂的基本功，又便于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結合当地当时的群众思想情况，因此，它

很輕便，很灵活，很經济，能够迅速配合中心任务，深入群众，是文艺宣传中最为灵便的輕武器之一。

《故事会》的对象，以农村故事員为主，兼顾工厂和其他方面。它所刊載的故事，尽量做到口語化，讲起来順口，群众听得清楚。讲这些故事的故事員，大都使用的是方言，我們为了照顾各方面的需要，故事采用了普通話夹以方言的办法。方言以故事員所属地区为轉移，故事尽管在四川，如果故事員使用的是上海話，故事也夹用上海話来叙述，而尽量避免过于冷僻难懂的語汇，使各地讀者都能看懂。

这个工作还是一种尝試，我們很缺乏經驗。各地故事員有什么意见，有什么要求，請尽量告訴我們。在編輯过程中，我們得到了上海市青年宫、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各区工人俱乐部、文化館、图书館以及許多故事員的支持，得到許多小說和戏剧、电影剧本原作者的支持，在这里我們向他們表示最深摯的謝意。欢迎各地文化宫、俱乐部、文化館和有关宣教部門，欢迎各地故事員把好的故事按照口头讲述的要求整理出来，寄給我們；欢迎各地評話艺人把适合故事員讲述的評話寄給我們；欢迎大家来改編或創作可供口头讲述的好故事。



稿 約

一、丛刊《故事会》的目的是帮助故事員解决故事脚本的困难，向广大工农群众推广优秀作品，扩大社会主义宣传陣地，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凡是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和革命传統的故事，不論是根据小説、报道、戏剧、曲艺、电影等文艺形式改編的还是創作的，只要可以供口头讲述，适合群众的欣賞习慣，我們都很欢迎。

二、以现代題材为主，特别欢迎歌頌三面紅旗的故事，反映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爭的故事，反映革命斗爭的故事，揭露和控訴阶級敌人罪恶的故事。

三、改編的故事，要符合原作精神，正确表达原作的主題思想和主要人物的性格；在这个原則下面，可以对原作的結构、人物和情节作必要的调整和艺术加工。来稿請注明原作者是誰，本来的題目叫什么，发表在什么刊物上。

四、故事中的人物如果是真实的，用的又是他的真名真姓，来稿的时候一定要説明，并且注明哪一些情节和人物是虚构的。

五、文字一定要口語化，必要的时候，可以用方言；难懂的方言，請加注解。

六、短篇故事，一般以可供讲述一小时左右最为适宜，字数在一万字左右；四五千字的小故事也可以。中篇和长篇故事，字数不限，但請采取分回办法。

七、故事的形式不強求一律，只要群众喜爱，欢迎創造多种多样的形式和风格。

八、欢迎各地文化宫、俱乐部、文化館以及其他有关的宣传部門，帮助故事員把比較好的故事整理出来，寄給我們。欢迎各地专业評話艺人把适合故事員讲述的节目整理出来，寄給我們。

九、来稿請寄：上海永嘉路25弄8号上海文艺出版社第二編輯室，并标明“故事会”字样。

故事会

第 1 輯

1963 年 7 月



夺　　印

（根据李亚如、王鸿、汪复昌、談暄原著同名扬剧改編）

亢　夫　口述　**曇　华**　整理

（一）

“夺印”就是夺印把子，夺領导权。

现在要讲的故事，发生在一九六〇年春天。那个时候，苏北里下河地区有一个生产大队，它的印把子落到地主阶級手里去了。整个公社就算这个大队搞得糟，别个大队都超产，独有它减产；别个大队的社員生活有提高，生产劲头十足，独有这个大队的社員生活有困难，生产情緒低落。

这个大队叫小陈庄生产大队，姓陈的特别多。大队

长是共产党員陈广清。既然如此，怎么又說印把子落到了地主阶級手里呢？原来抓实权的并不是陈广清，倒是大队委員陈景宜。

陈景宜，原先做过恶霸地主的狗腿子，带着一身狗腥气。上身着一件黑布短衫，年紀五十开外，两条倒挂眉毛，一双老鼠眼睛："想我过去多自由，做了財主好帮手；凡事手上过，粗糠也能榨出油。后来头頂换日头，合作化，公社化，我的日子不好过！幸亏见风来轉舵，假装积极，事事跑前头；队里实权一把抓，騙得大紅伞一頂遮日头。有心搞垮共产党，无风掀起大浪头。"这就是陈景宜心里常念的經，他眞是个头頂长疮，脚底流脓，坏透了的坏蛋。

为啥陈景宜要說"队里实权一把抓"？喏，管錢、管賬的会計是陈景宜的狗腿子陈广西，管谷、管粮的仓庫管理員是陈景宜的老婆烂菜花。三个人同流合污，把大队的領导权抓在手里，死命朝回头路上跑，千方百計地想达到他們几个人发財致富、多数人受穷受苦的目的；貪污盗窃，投机倒把，什么坏事都做过。别的不說，光队里的存粮，就几乎被他們偸了个精光，只剩下三千多斤稻谷是留着下种的。他們为啥不干脆把稻种也偸了呢？不行。稻种缺了，庄稼种不成，队里沒有收成，陈景宜以后也就沒有油水可捞了；况且社員沒有吃了，也不会放过他們掌印把子的。陈景宜偸粮，面子上倒做得光滑，总說是照顾社

員困难，把存粮分給社員，分一次，他就趁机捞一把，因此社員到手的少，被他偸去的多，只要在賬上兜个圈子，就算全部分到社員头上去了。俗話說得好："肥了虱子瘦了牛"，生产队有了这些坏蛋掌权，社員怎么过得好，生产哪里来劲呢？

"大紅伞"是啥？就是大队长陈广清。陈广清不是不晓得陈景宜的历史，不过陈景宜是族长，落后群众还要看他的面色办事。陈景宜的"做工"也实在好，装得好积极！他第一次跟人见面，总欢喜摸摸那条瘸腿："不是那年子我摸黑去修水堤，这条腿也不会跌坏了。沒有关系，沒有关系，大家的事嘛！"碰到陈广清是一个立场不稳的人，給陈景宜大队长长，大队长短，三句好話一捧，又是酒呀，肉呀的朝他嘴里一塞，他就变得醉醺醺，昏沉沉，只当陈景宜这个老贼进步快，改造好了。再加广清的女人春梅貪吃懶做，又是老贼的什么干亲家的干女儿，老贼就借这一点点关系，送粮食、送衣料給春梅，还給了她一个"队长奶奶"的封号，把春梅弄得輕飘飘的，在群众面前大摆"队长奶奶"的架子，蕩着两只手不肯出工，在广清耳朵旁边光說老阿叔怎样怎样好。所以广清做了党的干部却只听陈景宜的話，逢事欢喜跟老贼商量，还推他当了大队委員，甘心情愿当老贼的俘虏。老贼也就捧住陈广清不放，正好撑起这頂大紅伞遮住太阳，大做其坏事。

陈景宜既然大权在握，又有陈广清这頂大紅伞撑着，

平常眞是篤定透了，小陈庄只有他点了头才算。不过，今天他忽然有点两样，一个人坐在屋里想心事。想啥心事？原来他听那頂大紅伞陈广清說，公社要派先进大队——紅旗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記何文进到小陈庄当支部书記，再隔两天就要来了。何文进，我听见过，紅旗生产大队周围一带沒有人不說他个“好”字，貧农就欢喜找他，队里又年年增产。凭他这一些，就是我陈景宜的冤家对头了，现在竟然要来領导小陈庄，搶我的印把子！好，一家只容一主，一庙只拜一神，有你沒有我，有我沒有你。想断我的后路，办不到！

陈景宜想出了一条錦囊妙計。啥妙計？偸稻种！现在就要落谷下种了，沒有稻种，看何文进怎么办！当天他就布置好，同陈会計、烂菜花从仓庫里偸了三千斤稻种出来，連夜在仓庫旁边的小河里装船，叫陈友才搖到西面黑魚嘴附近的芦葦塘里藏起来，准备第二天晚上再叫陈友才搖出去卖；黑魚嘴的芦葦塘很大，芦葦长得又密又高，船藏在里面相当保险，沒有人注意。老賊一面又对大队长陈广清讲，社員口粮不够，开个領粮的条子，把稻种分一点給他們，也好发动社員的积极性。陈广清居然答应，把領粮的条子也开了出去。等到何文进来，問：“稻种呢？”“沒有了。”“哪里去的？”“社員分掉了。”何文进只好朝社員看看。但是要种沒有种，看你的屁股还能不能在小陈庄的板凳上坐下去！何文进一垮台，呵呵，印把子当然还

是我陈景宜的了！你們看，陈景宜的手段毒辣不毒辣。

不过，陈景宜这老賊光用这一手还嫌不够。他馬上叫陈广西写了許多“欢迎何书記”的标語，在庄里庄外貼了起来，紅紅綠綠的倒蛮热鬧。第二天一早，老賊关照老婆：“菜花，預备好一只床鋪，等姓何的来了，留他住在此地。”“哦。”烂菜花答应了一声說，“頂好拣条大紅緞子的被头，怎么样？”老賊赶快搖手：“不，不，先拣条布被面的，等到他肯躺下来，再把大紅緞子的加上去。”“对，对，这叫先盖布后盖緞，一步好一步。”烂菜花实在佩服老賊的心思。老賊又关照：“后天，你打早到街上去买点小菜，买点老酒，先弄弄好。等姓何的一来，我油油他的嘴。”烂菜花說：“晓得了。不过，景宜，听說姓何的跟广清不同，要是他不肯上鈎呢？”“哎，做了再說嘛。反正甜的、辣的都有，听姓何的拣。只要他是条吃食的魚，就不怕他不上我的鈎；他一上我的鈎啊，嘿嘿，紅烧、清燉、魚块、魚片就得听我姓陈的摆布了。”老賊再一想，又对烂菜花說：“好吧，你干脆做得道地点，后天买了小菜、老酒回来，要打庄前走，有人問你，就說我替何书記接风，說得越响越好，好叫大家都听见。”啥意思？老賊是要給群众看看，何文进也是跟我陈景宜在一条跳板上的啱，群众就不敢对何文进說眞心話。

陈景宜昨天忙了一夜，今天打早又布置了一番，心里蛮得意，只要今天社員把稻种一領，夜里把一船稻种朝外

一运，就等何文进来上圈套了。老贼一夜沒有睡，现在倒觉得困累了，就朝床上一横。哪里晓得眼皮刚合上，会計陈广西冲进来說："老阿叔，不好了，何文进今天一早就来了，怎么办？""啥？不是說要后天才来的嗎？怎么今天就来了？""是啊！何文进一来，还关照仓庫里的东西不准动，不管領啥，都要經过批准。"

坏了！陈景宜想，何文进的确有点厉害，走到我前头去了。社員沒有領粮，要是何文进一查賬，問："还有三千斤稻种哪里去了呢？"这不是糟了嗎？老賊賊眼骨碌碌一轉，想到了一个人。啥人？胡素芳。

胡素芳是小陈庄的女共产党員，陈景宜一向当她眼中釘。陈景宜想，这次公社派何文进来，一定跟胡素芳有关系。不是她把小陈庄的情况反映給公社，公社怎么会突然派个人来？何文进要来，最高兴的也是胡素芳，昨天还看见她跟一些社員在嘁嘁喳喳，不知道讲些什么？大概想要我的好看了。现在何文进来了，一定要拿胡素芳当个垫背。好，我这三千斤稻种的文章就做在胡素芳身上，叫她有嘴难开，只好当个灯草拐棒，沒有用场。陈景宜想到这里，眼睛朝陈会計看看，上去跟陈会計咬了一陣耳朵，最后又說："友才这家伙你要注意。'船底不漏針，漏針无外人'，只有他知道我們的底，一本賬都在他肚里。那姓何的就会做穷人的工作，要是友才給姓何的拉了过去，那就更不好办。"說完，装了一袋米，摸出十块錢

交給陈广西立刻送去。

友才是啥等样人？友才也姓陈，四十岁，貧农成份，是队里的搖船能手。他过去吃够了地主的苦头，解放以后，表现很好，参加土改很积极。但是后来不同了，一天到晚愁眉苦脸，唉声叹气。啥道理呢？因为身体不好，以前給地主打伤了背脊骨，每逢天气不好，或者多做一点活，就要隐隐作痛，所以經常不能出工，只是靠老婆做一点工分，不够用，生活当然困难。队长陈广清不了解情况，一直說他思想落后，貪吃懶做。陈景宜的賊眼厉害，看中了陈友才，經常叫陈会計去給他一点好处。

有一次，陈会計說：“友才，队里有船谷，要你搖到公社里去。”“好。”友才就去了。可是船搖到半路，会計突然关照停船，把谷卖了，还对友才說：“这是景宜老阿叔关照的，你不許說出去。不这样，老阿叔哪里来許多錢接济你！”友才懊恼啊，上了这个大当！但是，“吃了人家的，嘴軟；拿了人家的，手短”，就是說出去，人家也只以为我跟陈景宜他們穿一条褲子的，要不，你怎么吃陈景宜的粮食，花陈景宜的錢！唉，我就是有一千张嘴巴也讲不清楚，倒尽了长江的水也刷不干凈。从此，陈友才就更加悶悶不乐，精神越来越坏。可恨陈广西昨天又来逼他去把一船稻种搖到黑魚嘴，还叫他今天晚上再把船搖出去。友才想推，推不掉，但是再去替陈景宜做这种事，也太对不住大家了，沒有办法，此刻只有坐在堂屋里，低着头叹气。



友才嫂問:"友才,你有啥心事呀?"友才不响。友才嫂又問:"友才,你倒說呀,成天悶声不响,我眞替你难过。"友才搖搖头:"唉,你多問点啥!总是我上了当,吃了亏的不是。給人家知道了,我还有啥面孔蹲在小陈庄!唉!"友才嫂赶紧問:"上了啥人的当,吃了啥个亏?"問了几遍,友才死也不肯說。友才嫂沒有办法,只得拿了鋤头出工去了。

友才刚要立起来关門,一个人踏了进来,还背了一袋米。友才一看,心里"别"的一跳。为啥?会計又来了。"友才,老阿叔作主,叫我替队里送来一袋米、十块錢,給你看病。""不,不,我不要,不要……"但是会計已經踏进里房,把米袋一放,出来又把一叠鈔票朝友才袋里塞:"自己人嘛,还客气点啥。""不,不……"友才想,这哪里是給我看病,簡直是叫我吃蜜餞砒霜。但是陈会計力气大,友才推不过他,只好把鈔票捏在手里。

"友才,"会計坐近友才說,"何文进来当支部书記,你晓得嗎?今天已經来了。他要来問你稻种的事,你不要怕。这件事除掉老阿叔,只有你知我知,你只要一問三不知,何文进再凶也沒有办法。""唉!"友才說,"老阿叔何必这样做呢?大家都沒有好处。""啥,你后悔了?你不肯封口,那我們就先說出去。昨天这一船稻种不也是你搖到黑魚嘴去的!哼!"

"哎呀……"友才一頓脚,恨啊,但是"船到江心难补漏,馬行夹道难回头",有啥办法呢?"友才,"会計笑笑說,

“出了事，老阿叔是干部，何文进也是干部，况且广清是大队长，官官相护，难不倒我們，倒是你啥都不是，何文进正好拿你开刀，不会放你过門！”会計看友才的两条腿抖得象在搖鈴，轉了口风說：“你也不要着急，姓陈的手臂不会向外弯，你不說就沒有你的事，姓何的在此地也不会长。”会計站起来要走，忽然眼睛一轉，墻角小凳子上有一只米袋，露出了一个“胡”字。抖开一看，有三个墨笔字——胡素芳。会計朝友才看看：“素芳来过？”友才不响。会計想，好极，这只米袋能派大用场，赶紧把米袋一搿，一面走，一面說：“这只米袋我拿去用用，我那一只慢慢出清好了。”友才要想把米和錢还給会計，会計一溜烟走远了。

友才給会計一吓，一急，一气，只觉得头昏目暈，胸口难过，咳了一陣又一陣，只得到里房去躺一躺。友才嫂收工回来了，看见友才就說：“友才，新来的支部书記老何同志問你身体好些沒有？明天他要来看你。”友才听女人提到何文进，心里就“别”的一跳，赶紧問：“他怎么认得我的？做啥要来看我？他还說点啥？”友才嫂看他这样慌张，有点奇怪，就問：“友才，听到老何要来，你怎么有点吓？老何对人和和气气的，看见我就問你的病，你怕啥？队里都在称贊新来的支部书記好，說他第一天来就把队里的事顶在头上，带头去开缺口排水。”友才不响。过了一会，友才对老婆說：“明天支部书記来調查，你只說我睡着了，千万不要叫他进里房。”友才嫂不懂：“調查？調查啥？”友

才不耐煩了:“你多問点啥！明天你只要記住我睡着了就是。”友才嫂晓得男人有股子悶劲，問也不肯說，只得“嗯”地答应了一声。不过心里也替友才有点担忧，說不定老何眞是来調查啥事体的，所以友才怕他。

何文进为啥要来看友才？为啥要提早来小陈庄呢？

何文进本来倒是准备后天才到小陈庄来的，紅旗生产队还有一些事体要料理。但是何文进跟公社党委一研究，这消息如果給陈景宜知道了，就会趁这个空档搗鬼，而且仓庫在他手里，最容易出毛病，还是趁早去，給他个措手不及。何文进一早来到小陈庄，看见麦子发黃，田里都是杂草，但是墻上門前的欢迎标語倒貼了不少。何文进心里在冷笑，想小陈庄出工的人手少，貼标語的人手多，可见得陈景宜会变戏法，我得提高警惕。所以一到小陈庄，立刻跟大队长陈广清商量，关照仓庫里的东西一律不准随便动用。陈广清想，条子已經开出去了，領不到粮，社員会有意见，但是支部书記这样說，他也不好怎样，只得同意，并且叫陈广西去关照仓庫管理員烂菜花。陈广西就立刻去报告了陈景宜。

大队长陈广清跟何文进談了一些情况就說:“老何，我陪你去看看景宜老阿叔吧，他是大队委員，又是族长，队里的情况一肚皮。”何文进听广清第一个就要他去看陈景宜，心里就不高兴，不过轉念一想，老賊早晚要对面，就跟广清在田里轉了一轉，一起去看陈景宜了。

这里，陈景宜老早关照烂桊花提前行事，上街把小菜买了回来，烧好，弄好，床鋪好。等何文进一到，老賊馬上把何文进接了进来：“哎呀，太好了，我們小陈庄有何书記当家，准定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不愁生产搞不好了。”“哪里，哪里，一只手臂撑不住天，还要靠大家的力量。”“呵……何书記，抽烟。”“哦，謝謝，我吃惯旱烟的。”何文进連忙“嚓”地把旱烟杆拔出来装烟，“还是請你介紹介紹队里的情况吧。”“好，好。唉，說起我們小陈庄，条件实在差，也真亏广清当这个穷家。”于是老賊說說这个，提提那个，故意把話头拉得蛮长，編了一大套，到时候可以留何文进吃飯。何文进老早有点不耐煩，等到老賊关照烂桊花开飯，看见一只一只菜端了出来，有魚有肉，有鴨有鸡，还有炒猪肝、炒肚片，晓得老賊玩起糖衣炮弹来了，上口蛮甜，下肚却要做老賊的俘虏。这个时候，外面快下雨了，何文进赶紧立起来：“哦，要下雨了，我們以后再談吧。”老賊按住何文进說：“不要紧，何书記忙了一早晨，这里吃頓便飯吧。鸡鴨是家里养的，菜是地里长的。不成敬意，嘻嘻……”“不，用不着了。广清，麦田里已經积水，再下雨更不好，走，开缺口去！”何文进还是立起来，拉了陈广清就走。老賊恨啊，算盘打了半天，何文进却連一滴迷湯都灌不进，布被头也沒有能盖上去，不要說是大紅緞子的了。好，甜的不吃，反正还有辣的等着你姓何的。陈景宜把香烟屁股往地下一摔：“呸！清官难逃狡猾吏，强龙

难压地头蛇！我若治不倒你，从今以后我不姓陈！”

再說何文进立场坚定，警惕性高，沒有給陈景宜的糖衣炮弹打中，所以腰杆子硬，背脊骨直，立得起，站得正，能够带領群众跟老贼进行坚决的斗爭。不过，烂菜花买了小菜、老酒，故意在庄上兜圈子喊“老阿叔要替何书記接风”，倒在一部分群众当中散布了一些对何文进不利的影响，有的群众就說：“一个是秃头，一个是和尙，姓何的原来是跟陈景宜一路的。”

何文进跟陈广清从老贼家出来，不多时，雨果然下来了，而且雨量很大。何文进跟广清和几个男社員在田里把缺口开好，渾身已淋得透湿。广清回家换衣服去了，何文进也回到队办公室休息。何文进正想到村子上去走走，胡素芳急火火地踏进来說：“老何同志，出事了。”“出啥事？”“我昨天到仓庫里去，稻种还蛮多，刚才我送鉄鍬回去，稻种只剩一点点了！社員昨天还拿到了領粮条，今天你关照仓庫的东西暫时不准动，他們領不到粮，話更多了。”“哦！”何文进也吃了一惊。两个人仔細一研究，缺稻种一定跟陈景宜、烂菜花有关，而且时間这样短，不可能是一包一包由人背走的，一定用的是船。暗暗一査，队里的船果然少了一只，这就可能跟陈友才有关。因为陈景宜、烂菜花和陈会計都不会搖船，在会搖船的社員里面，陈景宜最关心的又是友才，常常送东西給他。何文进关照胡素芳：“看来，昨天一晚上他們又要偷，又要装，又要运，船还

来不及开远，說不定藏在附近啥地方。你不要声张，好好查一查，并且要民兵开始巡邏。友才可能是受他們利用，我們要注意他，关心他，帮助他。把友才这一关攻破，事情就好办了。我明天一早就去看他。”胡素芳点点头說：“好。今天早晨，我把家里的存粮給友才送了一袋米去，看见他的气色很难看，象是有毛病，又有心事，問他又不肯說。”“嗯。”何文进接着說：“社員領粮的事，可能跟偷稻种有关。我們要多注意，不能再让仓庫出事。”

第二天一早，何文进根据支部的意思，向队里領了一袋米和五块錢，来到友才家里。何文进拿米袋和錢朝台上一放：“嫂子，队里晓得你們缺粮，友才又有毛病，特地送一袋米来，还有五块錢給友才看病买药。”友才嫂有点奇怪，昨天会計送来的不說是队里的嗎，怎么今天又送来了呢？大概老何弄錯了。正想开口，何文进又說：“友才好点吧？我去看看。”就要朝里房跑。友才嫂記得友才昨天关照过的，赶紧說：“友才还沒有醒，老何同志請坐。”“哦。我就等一等吧，让友才多睡一会。”何文进坐了下来。

友才躺在里房，听见何文进要踏进来，赶快朝里床側轉了身体，把眼睛閉了装睡着。哪里晓得友才的咳嗽毛病又发作，要迸迸不住，頓时“咳，咳……”咳个不停。友才嫂怨啊，叫我說謊，你自己倒先露了馬脚。何文进馬上立起来：“友才醒了，我去看看。”友才嫂說：“不，不，何书記，里房太齷齪，我搀友才出来。”何文进赶紧挡住友才嫂：“不，

嫂子，都是种田人，怕啥龌龊！不要叫友才出来吹着了风。”何文进要朝里房踏进去。友才嫂想，老何好象不看到友才不肯歇，怕眞是有啥事体要調查，索性問問清爽吧：“老何同志，你……你是来……調查……”話还沒有說完，門口忽然有人喊：“哎呀，何书記也来了。”这个人是啥人？陈景宜。

陈景宜怎么来的呢？原来他早就到了。陈景宜这个老贼多少注意友才，頂怕給何文进拉去。昨天会計陈广西找过友才以后，老贼还是不放心，今朝特地亲自出馬来找友才，想不到何文进的脚长，先来了，就躲在門口偷听何文进讲点啥。现在友才嫂問何文进是不是来“調查”的，心里急了，再說下去，更加要露馬脚，所以赶紧踏进来，打断友才嫂的話头。何文进看见陈景宜踏进来，就說：“哦，是寻我有事体嗎？”“这个……”陈景宜給何文进一問，一时倒編不出話来回答，只好支支吾吾說：“沒有啥，我也过来看看友才的。眞巧，眞巧。”何文进朝老贼看看：“是啊，眞巧啊！哈哈……”这“眞巧”两个字，何文进說得特别重，一語双关，所以两声“哈”“哈”笑得老贼汗毛直竖。老贼朝米袋看看，明晓得这是何文进刚才背来的，这个时候也只好借它来做个話头：“哦，这袋米是……”“这袋米是队里补助給友才的，我順便給他带了来。”“对，对，足见何书記关心社員生活，工作細致、深入。”又关照友才嫂：“你还不快收下！”

友才嫂听陈景宜也叫她收下，想昨天队里的米不是你叫陈会計送来的嗎？怎么你也叫我收两份呢？就說：“昨天老阿叔不是叫陈会計送来了嗎？再收，就要收双份了。”陈景宜一頓，心里在駡友才嫂不識相，把昨天的事也說出来了。何文进朝陈景宜看看，說：“噢，你对友才也很关心啊！哈哈……”这“很关心”三个字，就象三根針戳到了陈景宜的心里，面孔也热辣辣。但是陈景宜毕竟是只老狐狸，赶紧跟着干笑說：“呵呵……这是干部份內的事，份內的事。”何文进对陈景宜看看，又朝里房看看，点点头說：“对，对，你又是族长，对友才更是非关心不可了！哈哈……”

陈景宜听何文进的这几句話不但带刺，簡直嵌了骨头，但是现在不是分高低的时候，所以馬上掉轉話头，說：“哦，何书記，刚才我听到一些反映，群众拿了大队长开出的条子領不到粮，很有意见，我解释也沒有用。”何文进正要回答，大队长陈广清来了，鼓起了面孔，一副有火发不出的样子，踏进門就說：“老何，群众領不到稻种，都說領导不照顾群众困难，鬧起来了。”何文进一点也不慌：“不領稻种，队里就会有更多的稻种；領了稻种，大家的困难才大呢！广清，你要耐心說服他們。”

这几句話，陈景宜是懂的，因为群众領了稻种，賬上一做，陈景宜偷去的稻种就不容易查出来，今年种不下去，群众的困难那才大了；不領稻种，偷掉的三千斤稻种

就不敢出籠，也許还查得清楚，追得回来，这对群众更有利。但是，广清不懂何文进的話，还要說下去：“群众說，队里不給他們領粮，肚皮吃不飽，就給他們出个証明，让他們到城里去做点小生意。”“你的意见呢？”广清說：“我沒有啥意见，他們做生意也是沒有办法。”“哎……”何文进叹了一口气，凑近广清說：“广清，对这个問題不应該沒有意见。做生意不是庄稼人的出路，是条絕路，走不通的。有人朝絕路上走，你怎么能沒有意见呢，应該拉他們一把！”广清不响。何文进說：“不管領不領粮，总要先把仓庫的賬目弄弄清楚。”陈景宜并不怕查賬，接口說：“賬目不是听說已經軋平了嗎？不过再查查也好。”何文进笑笑說：“河里的水，混也平，清也平，单是面上平不好算数，要清水见底才好。广清，这样吧，我想叫胡素芳去担任仓庫管理員，明天就去，把賬弄弄清楚。領粮的事，我今天就去跟公社研究一下，回来再决定。你的意见呢？”广清还是不响，只是朝老賊看看。

陈景宜听何文进說叫胡素芳去管仓庫，心里就象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地說不出是啥味道，但是看见广清拿眼睛直朝自己看，只得赶紧鎮定下来說：“对，对，何书記的主意好，凡百事体都要靠党来領导，素芳是党員，仓庫的工作好做多了。荣花水平低，頂了石臼做戏，吃力不討好。”广清看见陈景宜一口贊成，也就順着陈景宜的話点点头，算同意了。

何文进同陈景宜、陈广淸跑进里房看了看友才的病，关照友才好好养病，有困难大家可以帮忙解决，然后又轉身出来。临出門，陈景宜跟在何文进后面，把眼睛朝友才嫂瞪瞪說："你关照友才，看病要寻熟医生，不要找錯了門路，把錯了脉，病上加病。"一語双关，要友才不要接近何文进。何文进在前面沒有听见，只管回队办公室交代了一番，又关照胡素芳几句，就动身到公社去。

现在，时間已經深更半夜了，小陈庄除掉値夜民兵以外，几乎都睡了，但是胡素芳并沒有睡。何文进关照过她："素芳，明天你去管仓庫，一定要把賬查清楚，究竟少了多少稻种？今天晚上，你要格外留心，常常去看看仓庫，防备有人趁这个时候搗鬼。"胡素芳所以沒有睡。现在她来到仓庫門口，奇怪，仓庫門沒有关好，还稀开一条縫。晚上仓庫怎么可以不上鎖呢？出了啥事了？就推开門朝里面看看，里面漆黑，一点看不清楚。素芳想，钥匙还在烂荣花手里，找她問問看。正想把門拉上，后面有人喊："素芳姑娘，这么晚了，你还沒有睡，到此地来做啥？"后面啥人？烂荣花。

素芳回头看见是烂荣花，赶紧問："我正要找你，仓庫的門怎么沒有鎖？""啊？天黑了我就上鎖的呀！我看看。"烂荣花凑到門口一看，就喊："鎖眞的沒有了，快，快，进去看看，出了毛病就糟了。"她拉素芳进去，点亮了灯一看，又叫了起来："哎唷，稻种撒了一地，有人偸稻种！"馬上到

門口喊："赶快来人呀，有人偷稻种！"一会儿，"踏……"赶来一个人，陈会計；一会儿，"踏……"又赶来几个人，都是民兵。

一个民兵說："仔細查查，稻种少了沒有，缺多少？"陈会計拿灯一照："啊！稻种怎么缺了这許多？前两天还堆得高高的。"他拿灯照到近門的墙脚边，看见一只籃，弯下身体一看，又喊："籃里有一袋米！"拿灯照照米袋，上面有三个字——胡素芳。"好啊！"烂菜花指着胡素芳說，"素芳姑娘的手倒长啊，人还沒有进仓庫，手倒先伸进来了。不是我赶来得早，这袋米也姓了胡了。"陈会計說："一籃籃、一袋袋地拾，原来是螞蚁啃骨头，这許多稻种快給你啃光了。"

素芳心里实在气啊！眞是給老何說准了，有人会鉆仓庫的空子。但是，米袋上写明是她的米袋，烂菜花看见她立在仓庫門口，仓庫門又沒有鎖，一时怎么說得清楚。民兵当中自然沒有人相信胡素芳会做这种事，这个說："素芳姊一向正派，护着队里一点点都好的，哪里会做这种事！一定要好好查究。"那个也說："快点叫老何回来，仔細調查調查，素芳姑娘一个人就背得下这許多稻种了？不能随便把罪名朝她头上套！"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桩事体呢？用不到多問，当然还是陈景宜这个老賊的鬼主意。老賊因为社員領不到粮，本来在担心那船稻种出不了賬，阴謀容易暴露，而且稻种

一下子缺了这許多，誰都看得出，所以何文进一来，老賊就想栽赃，把偸稻种的罪名硬装在胡素芳头上。这样，一面推掉了罪名，一面又打击了何文进的手臂，一举两得。上面讲到过老賊咬陈广西的耳朵，就是关照陈广西注意胡素芳，能找到胡素芳装稻谷的籮筐、米袋之类的东西，就有办法。所以陈广西在友才屋里看见了胡素芳的一只米袋，赶紧拿了就走。现在，胡素芳既然就要进仓庫当仓庫管理員，她把庫存稻种和賬目一对，立刻会发现少了稻种三千斤，烂菜花管的仓庫，毛病还会出在别人身上？今天何文进又不在队里，所以赶快吩咐陈广西和烂菜花动手，把胡素芳的米袋拿出来，派了这个大用场。

这个时候，陈景宜和陈广清都到仓庫里来了。陈景宜对陈会計看看，陈会計朝老賊望望，两个人心里有数。陈景宜說："要不是人証物証俱全，我也不会相信。素芳姑娘一向看看蛮好，做出这种事来……唉！"陈广清本来不大相信，现在听老賊这样說，不敢不相信了，只得皺皺眉头，看看素芳："队里就要落谷下种了，沒有稻种，那不是把队里的根子鏟了。素芳，你要拿了，就承认下来，还剩多少先退出来，写个检討，等老何回来再說。"胡素芳"刷"地别轉身体就走，嘴里說："烏云遮不住太阳，石板栽不下鉄釘，偸的人肚里吃螢火虫，自己明白。要承认，要检討，要退赃，都輪不到我胡素芳！"

何文进晓得嗎？晓得。他到公社研究完工作，正好

碰上有个会議要他参加。三天以后回来，听了素芳和民兵的汇报，再根据公社党委的指示，立刻对胡素芳說："素芳，不要难过，你照常去管仓庫。毒蛇旣然出洞，我們就准备好打蛇的扁担；况且天不等人，下种的时候到了，我們要赶快打开陈友才这个缺口，把稻种的下落查出来！"

（二）

那么，陈友才现在怎样呢？现在的陈友才正象脚踏两只船，进退两难，心里急啊！仓庫里出的事，友才心里蛮明白，胡素芳的米袋是陈广西从我家里拿去的，这明明是陈景宜朝素芳姑娘头上栽赃。素芳姑娘平常对我多少好，她好意送米給我，却不料一只米袋反而害了她，都是我不好！那么，友才敢不敢挺身而出，当众把米袋的来历讲清楚，替素芳洗清这不白之冤呢？不敢。陈景宜当友才是捏在手里的面团，要长就长，要圓就圓，友才要是不順陈景宜的意思做，哪还了得！

友才想，最尴尬的还是那只稻种船。现在队里要下种了，稻种不够，不是要大家的命嗎？那天何文进来，对我眞象自己人，送米送錢，問这問那，我做这种事，怎么对得起大家呢！那天友才在家里虽然害怕见到何文进，但是何文进一走，他还是把何文进送来的米和錢收下了，倒把陈景宜的米和錢放在旁边，碰都不去碰它，准备退还給陈景宜。这样說，友才可以把偷稻种的事告訴何文进了？

不，他还是不敢。他想来想去，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暗暗地到黑魚嘴去把稻种船搖出来，搖到近塘口一些，比較容易給人发现。陈景宜不知道他去过，也不会怪到他头上。他主意打定，就起身到黑魚嘴去，可是走到半路，友才又轉了回来。做啥？他想到船給队里发现了，追究起来，陈景宜还是要把我拉在一起的，我象哑子吃黃連，有苦說不出，不是又糟了，还是另外想个办法吧，所以又轉了回来。

友才正低头走着，忽然听到前面有人喊："友才叔，你到哪里去了？老何同志找你。"一看是胡素芳，旁边还有何文进，吓了一跳，赶紧喊一声："老何同志！"何文进拉他在路旁边石条上坐好，問："咳嗽好点嗎？多休息一下，当心跑吃力了。""好点了，老何同志……""友才，昨天仓庫里出事体，你知道嗎？""听我女人說过。""你看稻种是啥人偷的呢？""这个……"友才不好回答。何文进說："我倒晓得是啥人偷的。"友才想，听口气，老何已經晓得是陈景宜偷的了，还是問問看："啥人？"何文进朝素芳看看，笑笑說："就是她。""不，不，不是素芳，不是素芳。""不是素芳，是啥人呢？""这个……"友才晓得露了馬脚，赶快补漏洞："我不晓得……我身体不好，一直不出門，不晓得。"

何文进看友才还有顾虑，不再問下去，改变話头說："友才，你的病是做长工的时候种下的根吧？""是的。""唉，象我們做过长工的，哪一个身上不留个疤！""老何同

志，你……你也当过长工?”“是啊，你看!”何文进拿袖子一捋，褲脚一卷，臂膀上有伤疤，大腿上有伤疤，友才不問也晓得跟自己一样，遭地主打的。“老何!”友才捏住何文进的手，要哭出来。“友才，”何文进說，“我們穷苦人翻了身，不能再給地主做牛做馬了。共产党当我們貼心人，撑我們的腰，我們自己要把腰板挺直啊!”友才的眼泪“簏落落……”淌了下来。那么，友才有沒有把眞心話对何文进讲呢? 沒有，因为他还是怕陈景宜。这个时候，陈广西跑来了，做啥? 找友才。看见何文进跟友才讲得投机，心里“别”的一跳，但是馬上叫了一声:“何书記。”何文进問:“有事嗎?”广西說:“大队长叫我找友才去有事体，大概要运鴨飼料。”“哦，那么友才去吧。要当心身体，不要硬做。”友才只好立起身来跟陈广西走。胡素芳說:“老何同志，这条路是到黑魚嘴去的，友才身体不好，还要去做啥?刚才他碰见我們的时候，为啥有点慌张?”“是呀，我也这样想。昨天民兵汇报說，黑魚嘴幷沒有发现啥情况。我看，还要好好注意，不要大意。”“是的，老何同志。”胡素芳回答了一声，就跟何文进回队办公室。

陈广西带着友才，幷沒有到队办公室，而是直接到大队长陈广淸家里。广淸家里已經坐着一个人，是不是陈广淸? 不是，是陈景宜。友才問:“老阿叔，广淸呢，他喊我?”“是啊，现在广淸有事出去了，你坐下，我有話說。”“噢。”友才坐了下来。

陈景宜怎么到广清家里来的呢？以前，队长家里陈景宜是常客，天天来，自从何文进来了，陈景宜就沒有来过。今天广清心里不大开心，看见陈景宜突然跑来，蛮高兴："老阿叔，几天沒有来了，里面請坐。"陈景宜笑笑說："一朝天子一朝臣，老的沒有用了，况且常常到队长家里走动，有人不高兴。"陈广清是哑巴吃餃子，肚子里有数，陈景宜指的是何文进。怎么，人家来我家里走走都要不高兴，我究竟还是个大队长呢！陈景宜看陈广清露出了对何文进的不滿情緒，心里蛮高兴："哦，有一件事我本来想不管的，就是鴨飼料沒有了，现在想想，还是叫友才去买一船来，怎么样？""好，这种事老阿叔尽管看着办。""不，现在办事还是小心点好，我看你也先去請示一下何书記吧，免得吃批評。""这用不着，否則还讲啥分工！都由支部书記一个人包下来算了。"陈广清心里对何文进更不高兴，但是陈景宜一定要他去，陈广清說了一声"那你坐一会，就在这里吃飯。"还是去了。广清一走，陈景宜馬上要广西去把友才叫来。

友才实在怕见陈景宜，现在只得悶着头等陈景宜开口。陈景宜对广西看了一眼，广西就跑到門口抽烟望风。陈景宜說話了："大队长关照，今天半夜里你先搖船到江心，把稻种沉掉，再搖一船鴨飼料回来！""啊！"友才一吓，想老贼的心实在毒透了，队里等着下种，你倒要把稻种沉掉，这种事体哪里是人做出来的！友才迸了半天，才迸出

了一句話："不，老阿叔……""什么不？素芳已經担了偷稻种的名，把稻种沉了，栽赃又灭迹，連仙人也医不好素芳头上的脓疮。队里要稻种，姓何的有办法！你不去也要去！"友才不敢响，只好又低倒了头。

蝎子尾巴，馬蜂針，最狠不过老賊心。陈景宜把偷稻种的罪名在胡素芳身上装好，就来安排那船稻种了。好不好运出去卖？不行。粮食只能卖給国家，印把子在何文进手里，已經沒有办法盜用大队的名义了。一直藏起来嗎？也不行。万一有一天給何文进发现了，反而不好，而且老賊决不甘心留一粒下来給队里。怎么办？老賊的恶主意多，就是干脆把稻种沉掉，把罪証洗得一干二凈。现在，陈景宜很得意，象是很懂得友才的心思，說："何文进，你不要怕他，不是这个庙里的菩薩，迟早要滚蛋。"友才又吓了一跳，但是不大相信，抬起头来对陈景宜看看。陈景宜摸出一张紙头："来，在这张检举信上捺个手印，姓何的蓮花宝座就要搬家了。他一不关心群众生活，缺粮不管；二不关心生产，沒有稻种不管；三不公正办事，胡素芳偷了稻种不管。"友才越听越忍不住了，立起来說："老阿叔，說話要凭良心，何书記不是这种人！"陈景宜把"检举信"朝台上一摊，一面拉友才的手，一面說："你晓得姓何的是哪一种人！来，捺了手印再說！"正在这个时候，广西赶进来說："广清回来了。"接着广清闖了进来："对老何讲过了。今天他还要进城去开会。"陈景宜馬上改变态度：

“哦，广清，我已經关照过友才。友才，船要快去快回，迟了出毛病，我們都有責任。去吧！”眼睛朝友才一瞪。友才象生了一场大病，全身瘫掉了，摇摇晃晃地走了出来。

天黑下来了。友才蹲在家里，天越黑心里越急，黑魚嘴不能去，但是不去又怎么办呢？沒有办法。“友才，睡吧！”友才嫂催他，他不响。一会儿，值夜的民兵从他家門口过去了，他心里“別”的一跳。到三更天，友才嫂早已睡了，只听见門“得儿……”开开，进来一个人。啥人？陈广西。友才又是“別”的一跳。在友才心里，这个时候的陈广西已經不是陈广西，而是餓狼恶虎，友才看都不敢看他。“走，友才，时候不早了。”“不，广西，我不……”“快走！现在还不呀不的，又不是新娘子上轎。”朝門外两头看看，沒有别人，就伸手一推，把友才推了出去。广西順手把靠壁的一把斧头拿起来，跟着就走。

快到黑魚嘴了，友才的心跳得更加厉害，簡直要从喉嚨里跳出来了。友才晓得不能再迟疑，一上船，三千斤稻种就要沉到河底，我再坏也不能坏到如此地步。友才突然脚一停，不肯走。陈广西說：“走啊，走啊，上船。”“不，广西，我不能去。”“走走走，少說这种話！”“不，广西，我們已經錯了，为啥一錯再錯呢？”“有啥錯不錯！这叫一不做二不休。走呀！”“不，你就抬抬手，放了我吧。”“我放得过你，姓何的放不过你。你去不去？不去，我替你去！”广西“嚓”地把斧头抽出来，对友才扬扬：“这是你的斧头，上面

刻着你陈友才的名字。我替你去連种带船凿沉，将来捞出来，有你陈友才的斧头，看你推得干净！？”广西說完，別轉身体，卷起裤脚要上船。友才急啊，上去一把拉住广西：“广西，你做做好事，不要去！”伸手去夺斧头。两个人你搶我夺，拖拖拉拉。广西想，再拖下去，天要亮了，江上有船有人，眼睛多，稻种沉不掉了。他举起斧头，威胁友才說：“你去不去，不去我要你的命！”友才拖住广西不放。广西火了，把斧头一扬，照准友才劈下去，友才的身体赶紧一偏，手臂上的肉已經被削了一块下来，鲜血直流。友才痛得大喊：“救命呀，救命！”

友才一喊“救命”，救命的人就到。啥人？何文进、胡素芳，还有几个基干民兵。民兵一拉枪栓喊：“不許动，动就开枪！”广西不敢逃，民兵上去“扎嗒”把陈广西捉牢。何文进說：“把他捆起来！”就急忙过去看友才的伤。友才手臂上的血还是淌个不止，胡素芳把自己的短衫撕了一条下来，替他包包好，叫两个民兵扶他到庄上保健站去。友才心里感激啊！他要先去把稻种船搖过来，何文进說不必着急，先叫两个民兵守着，大家回去了再說。路上友才就把經过情形一五一十讲給何文进听，眞是一百个懊悔，懊悔上了陈景宜的鈎，见不得人。何文进关照胡素芳把斧头保管好，一面又笑笑說：“友才，刚才你做得对，腰板直起来了。见不得人的是他們，不是你！”

陈广清不是說何文进到城里去的嗎，怎么沒有走呢？

又怎么这样巧，陈友才一喊"救命"就到了呢？白天何文进碰见了友才，看见他神色不对，心里已經有些怀疑。后来听一个社員說，友才到队长家里去了，陈广清又来說，陈景宜在他家里，并且提出要友才去运鴨飼料。何文进馬上感到陈景宜又在布置什么圈套了，当时就对广清讲，他今天要进城，有个技术經驗交流会要参加。这样叫陈景宜知道了，可以放手布置，阴謀也就可以彻底暴露。陈广清回去了，何文进又关照值夜民兵要特别注意，有情况立刻汇报。晚上，民兵汇报說，陈友才跟陈广西朝黑魚嘴去了，何文进立刻亲自带了胡素芳和几个民兵赶去，所以友才一喊"救命"就很快地赶了过来。

这个时候，天已經大亮，庄上很热鬧，喊喊喳喳，吵吵嚷嚷。做啥？陈景宜正在对社員群众煽风点火。昨天陈景宜一夜沒有睡，等到天亮，看见陈广西沒有回来，以为稻种一定沉掉了，广西和友才运鴨飼料去了。稻种一沉，罪証沒有了，心里蛮篤定，就趁何文进不在队里，赶到场上敲钟把社員召集攏来，煽动大家到公社去检举何文进。

现在，场上围了許多人。有一部分落后群众对陈景宜的話蛮听得进，一个說："老阿叔的話說得对路，何文进不应該包庇胡素芳。"一个說："秧不发，稻种偷了，我們吃啥？不让我們去做生意，不是明明在逼死人嗎？"但是也有不少人反对："讲話要掂掂分量，不能随便按人家的罪名。""姑娘家两夜天用扁担挑，也偷不走这許多稻种，一

只米袋就算是証据了？"还有一些人是看热鬧的，"霍落落落……" 議論紛紛。陈广清虽然也在场，但是拿不定主意，对付不了这个局面，只是說："不要鬧了，有些問題等支部书記回来了可以重新研究。"他的話已經沒有啥作用了。几个在庄上巡夜的基干民兵急坏了："怎么老何还不回来，快去喊！"一个民兵就朝黑魚嘴那边奔过去。这个时候，何文进已經近庄口了，民兵喊："老何赶快去，陈景宜在鬧事了！"何文进急忙赶上去一問，就說："好，要他鬧。疖子不熟不出头，这样一鬧，問題反而容易解决。走！"关照大家陪着友才慢慢走，自己和胡素芳先跟了那个民兵赶来。

陈景宜在场上摆起一副族长的架子，手揮揮，叫大家听他讲："姓陈的百世也沒有碰到这种气人的事，給外姓放在脚下要踏就踏，要踢就踢。我做老阿叔的，不能眼看你們大家吃苦，为了众人的事，自当跟大家到公社里去一趟……"刚說到这里，只看见人堆里让出了一条路，何文进走了进来。陈景宜倒一楞。

何文进跑过来，朝陈景宜看看，問："你在讲啥？"陈景宜："哦，何书記……稻种問題还不解决，我們只有去找公社了。"何文进說："稻种？有！""在哪里？""就在小陈庄。"老贼心里想，小陈庄連稻壳都沒有："旣然在小陈庄，就請拿出来。""你要多少？""当然越多越好。""一船三千斤够了嗎？"

“啊！”陈景宜晓得不妙，“一船三千斤”明明是指芦葦塘里的那船稻种了，姓何的怎么晓得的呢？一想，不要紧，稻种沉了，你拿不到实証也沒有办法：“不管一船多少斤，你拿出来！” 何文进“喇”地从胡素芳手里把斧头接过来：“稻种在这里！”陈景宜认得是友才的斧头，心里一吓，但是还可以推托，所以故意凑过去看了一看說：“这是陈友才的斧头，哪能当稻种？”“是啊，一把斧头抵得到三千斤稻种！”“那稻种一定是陈友才偷的！”

“放你的狗屁！”陈友才正好赶到，听陈景宜反咬他一口，說他偷稻种，气啊，恨不得上去咬掉陈景宜的一块肉。友才点点陈广西，指指自己受了伤的手臂：“大家看，我不肯沉稻种，广西这个贼就用我的斧头砍我！”这个时候，陈景宜才看见陈广西反綁了手立在那里，晓得事体完全敗露了，但是他居然还有話說：“广西是广西，跟我陈景宜啥关系？”“跟你陈景宜啥关系？”友才就这样长，这样短，把陈景宜偷稻种的事情全部揭发了出来，胡素芳米袋的来历也弄清楚了。群众火啊，这个点点陈景宜，那个触触陈广西；这个开口駡烂菜花，那个动手要打陈景宜。大家要求严惩坏分子，算老贼的总賬！何文进关照民兵把老贼和烂菜花押了起来。

这个时候，全场群众情緒激昂，独有一个人的头抬不起来。啥人？大队长陈广清。广清走近何文进：“老何，是我錯了，請党給我处分。”“广清，”何文进握握广清的

手，"晓得錯了，是好的，党会很好地研究你的問題。重要的是我們要随时記牢：党叫我們来这个大队掌舵，可要对准党所指明的方向，千万不能給敌人牵了鼻子朝后跑。"广清眼睛含着泪花說："是的，老何，我是亮眼瞎子，挑了几百口子的担子，却跟着老贼跑。他为了大家修水堤，把腿跌坏了，我就一直拿他当好人。"陈友才火啊，脸胀得通紅說："听老贼的鬼話！他的腿哪里是修水堤跌坏的。那年大家忙着修水堤，他却在偷运谷子，不小心在跳板上一滑，跌了下来，把腿跌坏了。老贼就是嘴里說得好听！""哦！"这个时候，陈广清更加明白了。友才接着說："老何，老贼的賬以后好好跟他算。现在庄稼要紧，我跟广清去把稻种摇回来，明天就下种。""你手不好，让素芳跟广清去吧。"何文进又回过来对大家說："同志們，稻种拿回来了，印把子也夺回来了。敌人是不肯让我們过好日子的，我們要随时警惕他們的破坏，不让他們把印把子夺去，不让資本主义复辟；他們少数人想发財，却要把我們拖回到受压迫受剝削的老路上去。我們要捏紧印把子，坚决走集体富裕的道路，把人民公社的紅旗举得更高！""对，对，捏紧印把子，把人民公社的紅旗举得更高！""啊……"群众一片欢呼。从此，印把子回老家，紅旗插遍小陈庄。正是：东方紅，太阳升，冰消雪化迎新春；发奋图强立壮志，誓夺秋季好收成。人民公社种子播下地，社会主义事业扎下根，扎下根！

附　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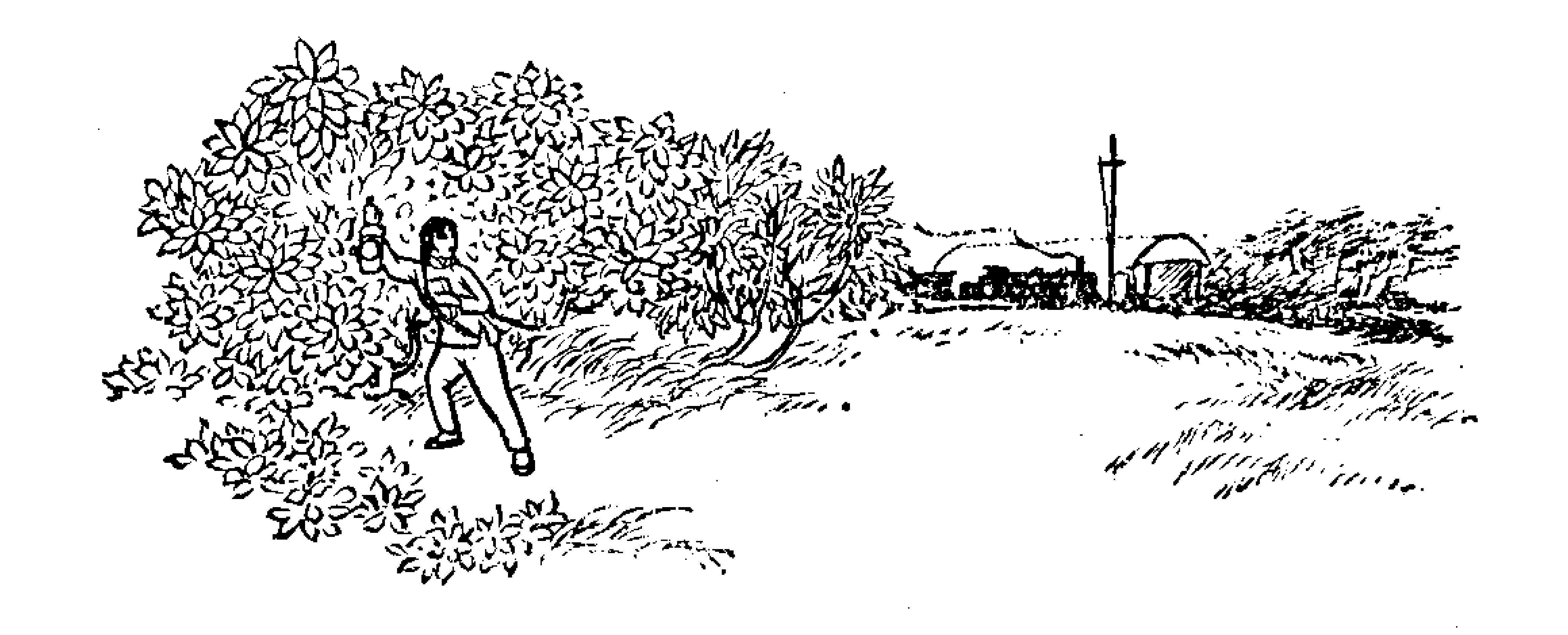
《夺印》是根据同名扬剧本改編的，写一个生产大队在坏分子的把持下，群众情緒低落，上級調派一个新的支部书記来領导这个队，并跟坏分子进行斗爭。它告訴大家：在无产阶級革命和无产阶級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資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剝削阶級虽然已經打垮，但阶級敌人还会頑强抵抗，阶級斗爭依然存在，这种斗爭是錯綜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們必須提高警惕。新来的支部书記坚决执行了党的政策，依靠群众，終于打垮了坏分子的进攻，夺回了印把子。这便是故事的主題。

扬剧本成功地塑造了几个英雄人物的形象，也描繪了以陈景宜为首的几个坏分子的丑态。为了适合故事的形式，我們对原作作了一些增删。我們删去了几个次要的人物，集中描繪了主要人物的思想和活动，使情节一气貫串。初次交鋒为第一阶段；陈景宜用計陷害胡素芳为第二阶段；何文进启发陈友才对陈景宜斗爭为第三阶段；何文进对陈景宜展开正面斗爭，当众剝开陈景宜外衣为第四阶段。每一阶段都有各式各样的斗爭，故事的情节紧紧围繞这些斗爭而展开。它主要写何文进、胡素芳等正面人物的英雄行为，突出他們在艰苦环境中的机智、勇敢的性格以及他們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誠。同时，也刻划了陈景宜、陈广西等反面人物的阴险毒辣，批判了陈广清的严重錯誤。这里，对刻划人物有一个掌握分寸的問題。比如对陈景宜，我們不是单純地刻划他的阴险，而

是为了更好地説明这场斗爭的复杂和尖銳。对手看来是如此厉害，在斗爭中，就必須謹愼从事，胜利得来并不容易，也就使正面人物的形象格外鮮明、有力。当然，对反面人物作某些夸张也是需要的，但必須恰如其分。

人物的某些对話，須要扣得紧些。举例說，何文进和陈景宜在陈友才家两次打哈哈，两个人針鋒相对，各有各的潜台詞，这就要求能够讲得如聞其声，如见其人。又如陈友才听到陈景宜說他偸稻种，他就接着說“放你的狗屁！”这一句就要求接得快，接得有力，接得突如其来，以表达陈友才当时又急又气的神态。还有陈景宜在陈广清家里欺騙陈友才那段話，先是摆出族长架子，利用家族观念，存心籠絡，后来翻轉脸皮，虛声恫吓，一刹那之間，露出两副面孔。同样的地方还很多，不一一例举了。(曼　华)





紅灯記

（根据沈默君、罗静原著电影文学剧本《自有后来人》改編）

陈扬 口述 **汉艮** 整理

一九三七年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发动全面侵略以后，国民党反动政府消极抗日，节节敗退。幸亏中国共产党領导人民坚决抗日，并且深入敌后，建立了抗日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抗日游击战爭，爭取抗日的最后胜利。

这天是一九三八年秋末的一个晚上，在东北哈尔滨以南龙潭車站附近的鉄路旁边，有一个中年人。年紀四十不到，身材相当魁梧，头上戴一頂大盖帽，身上穿一件黑制服呢大衣，着一双高統的黑靴；面带古銅色，浓眉毛，大鼻头，两眼炯炯有神，嘴里銜一只烟斗；左手提一盏一

面紅玻璃、一面綠玻璃的紅色号志灯。这个人是啥人？名叫李玉和。是此地鉄路上的扳道工人，北山抗日游击队的地下交通員。现在有一列特别快車已經从哈尔滨开出，就要經过龙潭到沈阳去，李玉和在这里扳道。

“嗚……嗚嗚……格騰……格騰……”北面火車就要开过来了，李玉和朝鉄軌外面一立，等火車过去，又把鉄軌扳一扳，就赶紧朝南跑。李玉和现在下班了，为啥这样急，跑到啥地方去？李玉和是急着回家。因为昨天上級通知他，今天有一个同志从哈尔滨来，有一样重要的东西交給他，叫他在这一班火車到站以后就赶回家等，所以李玉和急忙要跑。李玉和家在車站南面，他經过月台，只看见月台四周都立满了日本宪兵，还有伪警察，凡是下車的旅客都要严密搜查，什么地方都要抄。李玉和眉头皺皺，朝下車的人堆里看看，想鬼子查得这样紧，那个同志不晓得会不会出毛病？但是又不晓得那个同志是啥样子。再一想，那个同志一定是經驗丰富，勇敢机警，敌人再凶，他也会想尽办法完成任务，自己还是早些回家等他，所以李玉和沿着鉄軌越走越快。

李玉和离开車站很远了，只听见后面又是“嗚……嗚……”的火車叫，火車离站了，从李玉和后面开过来了。火車刚追过李玉和，忽然听见火車上“匡啷”一响，一扇玻璃窗給敲碎，有一个人从窗里跳了出来；紧接着“叭叭”两响，窗里又打出了两发子弹。火車飞快地开过去，守車的

尾灯"唰"地掠过，照见鉄路旁边躺好一个人。李玉和立刻赶过去，这个人已經昏迷不醒，一看，他身边挂了一盞紅灯，啊！这一定是自己的同志，因为上級关照过。这个时候，另外有一个人从站头那边赶过来，李玉和回过头去一看，赶紧用手招招。此人是啥人？姓王，是鉄路警护团的准尉官，人家就叫他王警尉。身穿鉄路警护团制服，全身武装佩带，腰里挂着指揮刀，手里拿了电筒。王警尉来，李玉和为啥反而对他招招手，一点不怕？王警尉实际上也是党的地下工作者，还是李玉和的上級，刚从哈尔滨調到这里来。今天他晓得有同志从哈尔滨趁这一班火車来，所以在月台上特别注意，等到旅客出站，他也急着朝李玉和家里跑，后来听到前面火車上有人跳車，有枪响，也就赶了过来。

李玉和同王警尉朝地上的那个人再仔細一看，他胸口已經中了两枪，还有一頂旧帽子落在旁边。这个时候，火車突然"格騰"来了一个急刹車，几个押車的日本宪兵跳了下来，因为身体立不稳，"嗶烈剝落"跌成了一堆；站里的宪兵和伪警也在"哈达达……"赶了过来。王警尉赶紧把手枪抽出来，叫李玉和："快走！把帽子挂在树上。这里我来对付。"李玉和点点头，拾起帽子，背起伤員，提了紅灯，把亮吹灭，朝旁边树林里直奔，在树林口头又随手把帽子朝一棵小白樺树上一挂。王警尉追了几步，故意朝后面开了几枪，又臥倒下来，朝前面的帽子"叭叭"地打

枪。等到日伪宪警赶到，看见王警尉在朝帽子打枪，也跟着"叭……叭叭"地乱打。忽然帽子从树上跌下来了，日伪宪警奔过去一看，原来只是一頂帽子，已經打得象馬蜂窝一样，才晓得上了当。王警尉領着他們进树林搜捕，一点影子也沒有，只好回宪兵队銷差。

李玉和背了伤員，穿过密林小巷，到了家里。家里一共有祖孙三个人，李玉和，李玉和的母亲六十多岁的李奶奶，还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儿李鉄梅。李奶奶和鉄梅看见李玉和背了伤員回家，知道这个人一定是好人，李玉和的同志，所以不等吩咐，就去烧吃的，給伤員包扎伤口。鉄梅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姑娘，穿一件花布的短衫，清秀的脸，生一对灵活的大眼睛，两条长辮子，态度朴质大方。她在火車站做点小买卖，虽然不是党員，但已經是李玉和的得力助手了。

这个伤員就是李玉和要等的同志。他从昏迷中慢慢醒来，睁开眼睛，看见台上有一盏紅的号志灯，紅光直射到伤員的脸上，心里开心呀！就开口說了一句暗語，李玉和也用暗語回答，两人很快接上了关系。伤員喘着气喊了一声："李师傅！"就把情况讲了出来：原来这位同志，是我們北满党的交通員，身上带有一本打电报的密碼，要尽快送到北山游击队里去。北山就在龙潭城附近，北山游击队在党的領导和广大群众的支持下发展得很快。所以日本鬼子特别注意，在龙潭駐扎了很多兵力，把北山包

围了起来，想切断游击队跟外界的联系。北山游击队有了这本密电碼就可以随时跟东北抗日联軍总部取得联系，得到总部的指示，更好地打击日本鬼子，牵制他們的兵力。但是近来日本鬼子对游击队防范得更严，尤其在交通綫上防范得最紧，每节火車都有宪兵、伪警、密探严密监視。龙潭是到北山去的必經要道，車站上也就搜查得最严。火車到站，这位同志看见敌人防范这样严密，不能下車，但是任务这样紧急，而且已經約好在龙潭接头，所以只好从厠所里的玻璃窗口跳下来。现在，这位同志把密碼本拿出来交給李玉和："老李同志，情况很紧急，你明天一定要把这个本子送走！"这位同志的胸口中了两枪，伤势很重，流血过多，所以刚把話說完，就牺牲了。李家祖孙三人很难过，就連夜在后院挖了一个坑，把这位同志的尸体掩埋好。

第二天清早，李玉和用油紙把密碼本包包好，放在飯盒里，上面盖点炒熟了的大豆，一手提了紅灯，来到破烂市粥棚，按照往常的办法，跟山里的人接关系。堂倌招呼李玉和："李师傅，吃碗粥吧！"李玉和点点头，坐了下来，再把紅灯往柱子上一挂，飯盒放在台上。他买了一碗粥，正要想吃，看见对面有一个黃包車夫，拉着一辆破車，朝粥棚走来，一面还朝柱子上的紅灯看看。車夫刚刚走到街当中，突然一辆警車"嗚……"开到，"軋"一个急刹車，停在街道中間，車上跳下来几个日本宪兵，大声叫喊："不

許动，检查！"車夫听了赶紧拉了黃包車轉身就走，可是已經来不及了，被宪兵拉住，周身搜查过来，什么都沒有。宪兵喝了一声："滚！"車夫就拉起車子走了。

日本宪兵朝粥棚里走来了，李玉和不慌不忙地把飯盒打开，把粥朝飯盒里一倒，拿起飯盒"霍落，霍落……"吃粥。日本鬼子走到他旁边，李玉和就站了起来，张开双臂，让鬼子搜查。鬼子沒想到飯盒子里会有什么名堂，看见身上搜不到什么，就轉过去搜查别人了。等到鬼子走远，李玉和知道今天的綫接不上了，只好拿下紅灯回家，把密碼本塞在客堂里台子上的一尊瓷观音象里面，对娘和鉄梅交代了一下，又出去想别的办法了。

吃过晚飯，李奶奶戴着老光眼鏡，手里做着針綫，在窗口望风。她借着月光，忽然看见外面两个人影子立在那里不动，光朝这里看。李奶奶很奇怪，但是沒有响。鉄梅半个身体躺在炕上，想着今天爹爹遇见的情况，非常焦急，想这东西究竟到什么时候才能送出去呢？两只眼睛盯着奶奶做針綫。正在这个时候，"篤，篤，篤！"传来了三声輕輕的敲門声。鉄梅答应了一声："来了，"立刻从炕上跳了起来。李奶奶停下手中的針綫，說："等一等。"接着又是三响輕輕的敲門声。李奶奶說："啥人？"門外輕輕回答說："卖木梳的。"鉄梅高兴得心快要从嘴里跳出来了，馬上穿好衣服，走下炕来，李奶奶端了一盏小油灯照着。

鉄梅走到門边，把門輕輕拉开，看见一个中年人立在

門口。这个人穿的是黑棉袄、灰夹褲，头戴毡帽，腰扎围巾，黑蒼蒼的面孔，臂膀弯里托着一只木梳匣子。他刚踏进門，随手把門关上，再重复一句："我是卖木梳的。"鉄梅搶先回答："有桃木的嗎?""有，要现錢。"鉄梅說："你等等!"赶紧走到炕前，掀开炕席，拿起火柴要把紅灯点亮。李奶奶赶紧伸手把火柴接过来，点亮了另外一盞方灯。鉄梅这才恍然大悟，晓得自己太鲁莽了，朝奶奶点点头。

这个卖木梳人走到窗边，掀起一角窗帘，对窗外望了一望，看看屋外的动靜，这是每一个地下工作者应有的警惕。李奶奶提着方灯出来，把灯放在台上，鉄梅也跟了过来。卖梳子人回到台子旁边，朝方灯看看，正象看见老朋友一样，高兴地說："啊呀！总算寻到了。"鉄梅一听，脸色頓时变了，想这个人看见方灯就算是对上了暗号，那就根本錯了，他哪里是爹爹的同志呢？李奶奶到底比鉄梅老练，鎮定地說："对不起，我們家連买根針都是到小店里去赊的，哪有现錢买木梳呢，你快到别人家去卖吧!"那卖木梳的人一听急了："老奶奶，請您帮帮忙，快把密碼本給我吧，山上正等着用呢!"李奶奶装着不懂，問鉄梅："姑娘，他說的啥?"卖木梳的不等鉄梅开口，就搶先說："现在每一分钟都比金子貴重呀！不要耽擱时間了，快把它給我吧!"鉄梅实在耐不住了："你說啥！不要多嚕苏，你再不走，我們要去叫乡邻来了。"說完，拿門拉开，"走走走……"

把卖木梳的人推了出去。鉄梅关上門，回过头来对奶奶輕輕地說：“奶奶，我差一点儿上当了!”李奶奶忽然警觉起来說：“鉄梅，不好了，一定有人出毛病了，否則这只癞皮狗不会找上門来的。”鉄梅听奶奶这样一讲，心里很着急，接着說：“对，……我馬上找爹爹去!”李奶奶一把拖住鉄梅：“笨姑娘，迟了，我們已經走不脫了。”鉄梅赶到窗前，掀开一点窗帘朝外一看，对面的确有几个人影。鉄梅回过头来，心里急啊，說：“奶奶，爹爹还不晓得呢，要是眞的有人来取密电碼，不就糟了。”李奶奶說：“快把信号挂出去!”鉄梅一听，赶紧到針綫籃底下拿出一对紙蝴蝶。李奶奶把油灯吹熄，鉄梅就悄悄地把紙蝴蝶貼在玻璃窗上。

屋里、屋外，漆黑一片，立在电綫杆旁的密探，突然把身体往后一縮，躲到墙后去了。在小街的一头，李玉和出现了，他两手插在大衣袋里，咬着烟斗，跨着大步走来。屋里，李奶奶听到外面的脚步声，知道是儿子回来了，赶紧說：“快点灯，火柴，火柴!”想点上灯，有了亮，让儿子看清窗上的紙蝴蝶，不要进門。可是在黑暗中，李奶奶和鉄梅的四只手在桌上乱摸，心一急，忘記了刚才点过方灯，摸来摸去摸不着。等鉄梅拿到火柴点上灯，来不及了，李玉和已經把門推开，进来了。李玉和随手掩上門說：“啥!还没有睡，門也沒有閂?”鉄梅眼泪汪汪，指指玻璃窗喊：“爹爹!”李玉和对窗上一看，一对紙蝴蝶：“啊！ 出事了?”

李奶奶点点头："唉，只怨我慢了一步。"鉄梅說："不，怨我不好。"

李玉和晓得情况紧急，說了一句"是我大意了。不要抱怨，赶快想办法！"伸手要去拿靠在門后面的一把大活絡扳头，但是，門"砰"的一声被推开，进来一个日本宪兵队的翻譯，对李玉和笑笑說："你是李师傅嗎？"李玉和点点头："是的，干啥？"翻譯摸出一张大紅請帖："李师傅，今天是鳩山队长的生日，請你去喝几杯寿酒。"李玉和晓得跑不掉了，說："好罢。"就整整衣服，戴上帽子，回过头来对李奶奶說："娘，我走了。"李奶奶的态度非常平静，說："好，外面风大，披上大衣。你好好去吧！"李玉和披上大衣，对鉄梅微微一笑，就跟着翻譯要走。

这个时候，鉄梅再也忍不住了，放声大哭："爹爹……"李奶奶用严肃的态度和眼光对着鉄梅："姑娘，我們李家的规矩，跟亲人分手是不許哭的！"鉄梅立即止住哭声，但是眼泪还是象泉水一样涌出来，目送爹爹出門。李玉和回轉身来輕輕地拍拍鉄梅的头說："好孩子，听奶奶的話。"然后跟着翻譯走了出去。

李玉和一走，鉄梅一头扑在奶奶的膝盖上，又哭起来了。李奶奶摸摸鉄梅的头："好姑娘，不要难过。把灯拿出来！"鉄梅把紅灯递給奶奶。李奶奶接过紅灯，放在台上，划着火柴，点亮紅灯，擰起灯芯，移动活門，只看见喇叭口里射出了一道澄亮的紅光。李奶奶拿出一块布，仔

細地擦着紅灯。忽然李奶奶問鉄梅："你爹爹好不好？"鉄梅："好，世界上再也沒有这样好的爹爹了……"李奶奶长叹了一声："是呀，世界上再也沒有这样好的爹爹，也沒有比他更好的儿子了！……可是，鉄梅，他不是我亲生的儿子，你也不是他亲生的女儿。"鉄梅"啊！"的一声，直跳地跳了起来："奶奶，您太激动了，您太吃力了，快到炕上去躺一会吧！我不懂……您說的啥？"李奶奶拉着鉄梅坐下来，声調不变："孩子，这是眞的。十几年来，我們一直不让你晓得，今天你爹爹被捕了，我和你实說了吧！你爹爹姓张，我姓李，你姓陈，我們一家人是三个姓……"鉄梅看见奶奶說得更认眞，就睁大了眼睛問："奶奶，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呀！"奶奶說："鉄梅，我就从头告訴你吧！"

事情原来是这样：李奶奶的丈夫从前在东清鉄路上当浇油工，东清鉄路被日本人强占去以后，她丈夫就跑进关里，在武汉江岸机务段当检修工。他身边有两个徒弟，一个是鉄梅的亲爹爹，一个就是李玉和。那个时候，軍閥混战，民不聊生，国内掀起了革命。一九二三年二月，京汉鉄路工人在郑州成立总工会，洋鬼子的走狗吳佩孚硬是不让成立，总工会一声号令，全綫工人都罢了工。吳佩孚看见罢工，慌了，派兵到处乱抓人。在罢工的第三天清早，江岸一万多工人都上大街游行示威。天不亮，李奶奶的丈夫就提了这盏紅灯，站在水塔顶上打联絡信号。鉄梅的亲爹爹扛着一面"无产阶級联合起来"的大旗，走在队

伍的最前面。那个时候，鉄梅的亲爹爹只有二十来岁。游行示威的工人把武汉三鎮都鬧紅了。后来，吳佩孚惨无人道，下毒手叫他的部下开枪，李奶奶的丈夫当时就死在調車场上，鉄梅的亲爹爹死在江边，鉄梅的亲媽媽也被綁走了。那年，鉄梅才三个月。半夜里，李玉和的衣服被撕得粉碎，身上都是鮮血，他一手提着李奶奶的丈夫交給他的紅灯，一手抱着鉄梅，闖到李奶奶家里。从那个时候起，李奶奶、李玉和、鉄梅这三个不同姓的人，就成了亲密的一家人，成了革命的三代人。李奶奶把这段經过讲完，站起来激动地說："人倒下去了，但是革命永远不会倒下去。是革命，紅灯，共产党，把我們三代人紧紧地連了起来！"鉄梅听完奶奶这段話，心里激动啊！頓时就象长大了好几岁，懂得了許多事情。她看看紅灯，走过去摸摸紅灯，忽然又扑到奶奶身边，抱住奶奶头頸，叫了一声："我的亲奶奶！"

李玉和跟翻譯到了鳩山私宅的客厅里。鳩山是龙潭日本宪兵队的少佐队长。年过五十，身材瘦小，脸色惨白，看上去象个痨病鬼，生一对老鼠眼睛，一只鷹爪鼻子。这个家伙是阴险毒辣、老奸巨猾，还是一个"中国通"。今朝鳩山穿的是玄色綢子和服，坐在酒席上陪李玉和吃酒。两边坐满了宪兵排长、汉奸、翻譯。"榻榻眠"上坐了六个操琴的日本歌伎，当中还有四个日本歌伎在跳舞。李玉和嘴里叼着一只大烟斗，在动脑筋如何来对付鳩山。

鳩山笑咪咪地立起来，替李玉和倒了一杯酒說："来，干一杯。"李玉和冷笑了一声說："鳩山先生，你太客气，我戒酒已經三年了。"鳩山："呵呵……老李头呀！想当年我們一块儿在哈尔滨鉄路上混飯吃的时候……"李玉和赶紧打断他的話："那个时候，你当闊大夫，我当穷工人，我們是两条路的。"鳩山一看苗头不对，馬上調轉語气："不管怎样吧，我們总不是初交了，好吧，我們这些話都不談。"鳩山想，李玉和撇得这样清爽，一点不肯含糊，还是开門见山吧，就接着說："老李头，你知道我今天为啥請你来？草木也懂风雨，人应当識时务。你們中国人有一句俗語叫'識时务者为俊杰！'是嗎？"李玉和叹了一口气："对的，每个人出娘胎就懂得这个簡单的道理。"鳩山以为李玉和已經被說服了，心里蛮高兴，馬上改用商量的口气："老朋友，請你帮帮我的忙吧，哈尔滨司令部实在催得太紧了。"李玉和装得好象很奇怪："你在讲啥？叫我帮啥个忙？"鳩山用恳求的口气："把那个东西快給我吧！"李玉和装得糊涂："你要啥东西呀！""密电碼……""啥电馬、电驴的？"

鳩山听李玉和在装糊涂，馬上板起面孔，人"騰"的立了起来："李玉和，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怪我不讲交情！"鳩山手一揮，叫歌舞停止："来，我請你看一样东西。"就朝墙上的电鈕一揿，客厅两旁的門同时拉开了。門外走廊里，站着一个身穿鉄路警护团軍官的制服，脚上馬

靴，腰里一把佩刀，胸前挂了一个日本帝国关东軍最高司令部发給他的三級战功梅花勛章。他的一只右手有些发抖，在制服上的第三顆銅鈕扣上摸着。使人特别看得清楚的，是他的大拇指上多一个小指头，原来是六指头。他的脸色特别蒼白，一点血色也沒有；一双眼睛只敢朝下看，不敢朝前看。一会儿，門又慢慢地关上了。这个人是啥人？王警尉！李玉和一看是王警尉，心里“别”的一跳，頓时渾身的血往上冲，咬牙切齿地罵了一声“叛徒！”李玉和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毛病就出在王警尉身上。他平时是我的領导，我一向尊敬他，想不到他竟是个軟骨头，出卖了党，出卖了同志！

那么王警尉是怎样叛变的呢？王警尉是一个知識分子，父亲是开酒館的，家庭很富裕。他看到日本鬼子疯狂地残杀人民，心里有点怕了，慢慢地对革命就失去了信心。最近他从哈尔濱調到龙潭来，生活比哈尔濱艰苦得多，工作也难做，所以更不安心。那天，他在树林外面掩护了李玉和以后，鳩山就对他很怀疑，想他为什么光是对帽子乱开枪，不紧跟着追上去呢？这里面一定有毛病。王警尉晓得从哈尔滨送来的是密碼本，鳩山把王警尉叫来一吓，一打，一逼，一問，王警尉就把密碼本的事情都說了出来。鳩山开心啊，立刻报告哈尔濱宪兵司令部。司令部命令鳩山，这个密碼本非拿到手不可，无論如何不能让共产党送上北山。所以鳩山立刻派人搜查，并且按照王

警尉所說的綫索，料定密碼本一定在李玉和手里，派密探把李玉和家监視起来，幷且叫一个密探化装成李玉和的同志，先到李玉和家去試試。正好李玉和不在家，李奶奶又机警，沒有拿到密碼本。当夜，鳩山就用請客的方式把李玉和抓了来。暗号是王警尉告訴密探的，但是密探以为只要看见紅灯就行了，不晓得一定要是李玉和的那只紅灯，給李奶奶和鉄梅識破了。

李玉和知道情况严重，但是一想，密碼本虽在我手里，但是无論如何不能給敌人拿去。鳩山問李玉和："你刚才看见了什么？"李玉和說："我好象看见一条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鳩山听了嘻嘻地一笑，說："好，你比方得妙！老朋友，相信共产党，忠实于共产党，在你們共产党人是一种美德；在我們，所謂'信仰'，所謂'忠实'，只不过是一种买卖。"李玉和冷冷地看了鳩山一眼，說："鳩山先生，是啊，只要有生意好做，就是日本天皇和你們的祖宗，你也会当做破銅烂鉄卖給别人的。"說完，李玉和端起刚才鳩山敬的一杯酒递还給鳩山："来，我敬你一杯，祝你'生意兴隆'。"鳩山心里气呀，恨不得"啪"地把这杯酒打翻，但是鳩山不露声色，反而接过这杯酒一飲而尽，笑嘻嘻地說："老朋友，說老实話，我干这一行生意，倒是专門給人家发放到地狱去的通行証的。"李玉和說："对，我也說实在話，你大概还不了解吧，我干的这一行，倒是先領了通行証再做的。"鳩山："嘿嘿，我打通行証，手續可多啊，与

众不同！"李玉和："哈哈，手續再多，我可不嫌麻煩！"鳩山想李玉和的骨头倒硬啊！我是关照他，我这里的刑罰特别多，特别厉害，他倒滿不在乎，說是刑罰再多，他也不怕。好啊，就給他尝尝，叫："来，把他带下去！"

李玉和的骨头的确硬，在刑房里受尽了种种毒刑，一点也不动搖，敌人不要想从他嘴里逼出一个字来。这一夜，李玉和經受了最严重的考驗。一个汉奸向鳩山献計說，李玉和不会把密碼本放在身上，一定藏在家里，还是到他家里去搜查，再把他一老一小弄来。娘儿們不象李玉和，給点辣的，再給点甜的，不怕她們不拿出来。鳩山想，李玉和多少厉害，决不会把藏密碼本的地方告訴家里人，俗語說："一人藏，万人寻。"他一老一小不知道，弄来也得不到什么。但是密碼本要是在他家里，共产党另外派人到李玉和家里去取倒是可能的，鳩山就吩咐手下人不要去惊动这一老一小，只能在他們家的周圍布置好埋伏，等"魚"上鈎。

第二天清早，李玉和家門前多了一个皮匠摊。这个皮匠很特别，两只手拿起錐子和皮鞋，有点不大象样，而且也不在修鞋子，只是用眼睛不住地盯着李家門口。过了一会，从街头来了一个腰围麻袋、滿脸胡髭的人，扛了一张长凳，嘴里喊："削刀，磨剪刀！削刀，磨剪刀！"是个磨剪刀的。一对机警的眼睛朝四面望望，就要朝李家門口走来，但是他的眼睛朝窗上一窺，有一对紅紙的大蝴

蝶，又赶忙立定，望了一望，仍旧朝前面走去了，嘴里还是叫："削刀，磨剪刀！削刀，磨剪刀！"皮匠看见磨剪刀的人过来，起先倒很注意，现在看他一面喊一面走了，以为眞是磨剪刀的，不象自己做皮匠是假的，也就算了，重新把眼睛盯住李家門口不放。

李奶奶和鉄梅两个人商量下来，这个密碼本放在家里总不是办法，外面有密探，党不可能再派人到这里来拿；送又送不出去，就是能送出去，究竟送給啥人呢？祖孙两人反复商量，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去找李玉和常常来往的朋友——胡师傅，他也是一个地下工作者。昨天早上李玉和說过，万一有什么事情，可以去找胡师傅商量。但是，外面有密探守着，想什么办法出去呢？沒有办法。等到下午三点多钟，鉄梅看见一只小花猫銜了一条魚从隔壁炕道钻过来。鉄梅高兴啊！想自己眞笨，我們和隔壁刘家老太的炕道不是通的嗎，就奔到奶奶面前把这情况告訴了她。奶奶說："好。"鉄梅从瓷观音象里把密碼本取出来，用油紙包好，放在空飯盒里。奶奶替她到窗边望风，看看外面沒有什么动靜，鉄梅就从炕道里爬了过去。

刘家老太的丈夫和儿子都是鉄路工人，现在都去上班了，平时家里就只有婆媳两个，沒有孩子，跟李家一向很好。刘家老太并不知道李玉和是什么身份，但是很欽佩李玉和平时的为人，肯为大家的事操心。现在看见鉄梅

从炕道里钻出来，起初倒給她吓了一跳，后来听鉄梅說，有一件要紧事体去做，自己門口有人监視着，不能出去，要求她們帮帮忙，刘家老太就满口答应，并且一定要掩护鉄梅出去。刘家老太先叫鉄梅换一身她媳妇的衣裳，蓝短袄、綠褲子，头上包一块大围巾，穿一双綉花鞋，一身农村妇女的打扮；把飯盒卷在小孩的被头里，外面再裹一条破毯子，打一个蜡烛包；撑了一把大伞。鉄梅又在刘家媳妇耳朵上讲了几句話，刘家媳妇点点头，鉄梅就和刘家老太抱了“蜡烛包”出門去了。

两个人逃过了皮匠的监視，走到了南河沿小街上。鉄梅一路看門牌，只见三十七号是一家私人开的小儿科診所，頓时心里有一种說不出的高兴，因为再过去一家就是三十九号，是胡师傅的家了，我可以把密碼本送到党的手里了。三十九号到了，門关着，鉄梅抱了“蜡烛包”兴奋地举起手来敲門。但是門“軋……”一开，鉄梅倒一吓，为啥？里面立着两个恶狠狠的陌生人，房間里的东西乱七八糟，知道胡师傅也出毛病了。一个陌生人問：“你找啥人？”鉄梅一时想不出回答的話，“我……”。“你究竟找啥人？”鉄梅突然想起隔壁三十七号是小儿科診所，馬上接口說：“我找小儿科大夫，我小孩有病。”陌生人对鉄梅上下周身看看是一个农村妇女，这与上級命令要抓的姑娘不一样，就說：“看你这乡里乡气的人，出門沒有带眼睛，此地是三十九号，小儿科医生在隔壁三十七号，你跑到

这里来做啥！……”鉄梅：“呀！这儿不是診所？我不識字的，小孩天花出得很凶，很危险，把我纏昏了。”說完赶紧把“蜡烛包”传給刘家老太：“媽媽，您快把孩子抱去，不要吓了他呀！”刘家老太答应一声，馬上接过“蜡烛包”退出了三十九号，一面假装哄着“小孩”說：“孩子，不要吓……”

鉄梅还想看看胡师傅在不在？她嘴里在打招呼：“对不起，我找错了人家……”一面就朝里面看。另一个陌生人拉住鉄梅的手臂：“他媽的，你还不走做啥？滚出去！”用力一推，鉄梅就跌跌冲冲地走出大門，趁势轉到三十七号去。从診所窗門看出去，刚才那两个陌生人正押着带手銬的胡师傅从門前走过去，知道胡师傅还是刚刚被捕的。那么，密碼本怎么办呢？再带回家去是不行的，那更危险，但是送又送不出去，只有想办法暂时把它好好藏起来。

刘家老太已經急得一身冷汗，不敢再打来的路上回去，就陪着鉄梅找了一条熟的小路走。正走着，有个人在喊刘家老太：“啊呀，亲家，什么风把你吹来了？来来来，快里面坐。”原来是刘家媳妇的母亲，在門口扫地，鉄梅她們正打她門前过，她还以为刘家老太特地来走亲家的呢！鉄梅想这倒是个好机会，让刘家老太在这里坐一回，我赶快去找个地方把密碼本藏起来。鉄梅向刘家老太打了一个招呼，抱了“蜡烛包”直往鉄路边跑去。这个时候，天已

經黑了，鉄梅走到鉄路綫上的一座小桥下面，在堤岸旁边近水草的地方挖了一个洞，解开"蜡烛包"，拿出飯盒，放进洞里，用土盖好，做了一个記号，再压上一块大石头。等到弄停当，鉄梅就回到刘家老太的亲家那里，跟刘家老太仍旧撑了伞，抱了"蜡烛包"回家去。

李玉和家里怎样呢？自从鉄梅走了以后，李奶奶总是心神不定，在等候鉄梅回来。外面监視她們的"皮匠"，一会儿进来借火柴，一会儿进来討茶吃，实在是来看看她們有无动静。李奶奶在做針綫，炕上睡着一个姑娘，"皮匠"每次进来，都是这样，很放心，他哪里知道鉄梅早已走了。那么炕上睡着的是啥人呢？是刘家的媳妇，因为她面朝里睡的，所以看不出已經掉了人了。直等到晚上鉄梅回来，两家人各归原处，"皮匠"还是沒有发觉。

吃过晚飯，鉄梅去收拾用具，李奶奶在台子旁边做針綫。这个时候，外面推門进来一个人，身材矮小，五十多岁年紀，头上戴一頂呢帽，身穿一件长袍子，一只手里挂着一个藤杖，一只手托着两盒点心，满脸笑容。李奶奶看见陌生人进来，赶紧放下針綫，立起来招呼："請問你找啥人？"

进来的究竟是啥人呢？鳩山。鳩山装出一副恭順的态度："老人家請坐！您不认得我吧！我是李玉和的老朋友，叫鳩山。过去一直穷忙，沒有抽空来探望你們。說完把两盒点心朝台上一放："这一点小意思，很不恭敬。"鳩

山坐了下来。李奶奶一听是鳩山，晓得今朝来者不善："哦！原来是鳩山先生！"鳩山欠了欠身："不敢当，不敢当，我就是鳩山。""鳩山先生，我們祖孙俩是不是可以收拾一些东西跟你去。""哪里，哪里，老人家千万不要誤会，我絕对沒有这个意思，您請坐，您請坐。"李奶奶坐下。鳩山："您很想念儿子吧！"李奶奶："是的，亲儿子嘛，哪能不想？連做梦也都在想呀！""老人家您放心，他会平安无事地回来的。"李奶奶："这，这我倒沒有想过。"

鳩山碰了个不軟不硬的橡皮釘子，連話也說不出。接着就点了一支香烟，又問："老人家，您儿子說有一样……东西交給您了。""啥东西？""密碼本。"李奶奶装得象听不懂："啥叫密碼本？"再装得糊涂些，問鉄梅："姑娘，啥叫密碼本，这是吃的还是用的？……哦！我懂了，那是吃的吧！它不叫密碼本，叫薩其馬（广东食品名）。糕餅鋪子都有买，你……。"鳩山一听，心里气呀，居然也会装糊涂。再耐足了气："不，老人家，您扯到啥地方去了——我要的是一本书，叫密电碼。"李奶奶："啥个书？我儿子不认得字，我孙女沒有讀过书，我是开眼瞎子。我們家里从来沒有买过书。"鳩山："眞有意思！你儿子已經全部都說了，你們还瞞着我。"李奶奶："既然我儿子都說了，那你何必再来問我們呢？""这个……"鳩山吃着一記悶心拳头。接着又說："您只要把密碼本交出来，我立刻把您儿子放出来，給他做个机务段的副科长；另外再給你們五千块錢，好不

好?"李奶奶:"喔！这本书能值那么多錢，五千块，还有副科长好做，你要的那本是啥个书?"鳩山以为李奶奶的心动了，又逼近一步："是呀，你們藏的那本密电碼，既不能当飯吃，又不能当衣服穿，赶快把它拿出来吧！"李奶奶站起来說："你等等。"說罢向炕后面走去。

鳩山心里眞开心，这一下李奶奶准定去拿密碼本了。頓时脸有喜色："嗯，这就对头了！……"一会儿，李奶奶一只手拿了一只包裹，一只手拿了一本书說："我想起来了，我儿子去年年底买过一本书，这是嗎?"鳩山一看，却是一本皇历，心里气啊！要发作，又想不要急，也許她眞不知道："不，这是皇历，不是密电碼。"李奶奶生气了："那不知我儿子放到哪里去了，让我自己去問問他。鉄梅！去！去問問你爹爹去。"拿起包裹要走。鳩山心里实在懊恼，但是一想，对，带她們走。說："好吧！既然你要见见你儿子，我可以帮忙。"鉄梅說："天黑不好走，等我拿了紅灯。"她赶紧过去拎好紅灯，和奶奶一起走了出去，鳩山跟在后面。

走出門口，一部汽車已經停在門口。鳩山把手一招，汽車門开，三个人上車，汽車开走。

汽車停下来，李奶奶出来一看，是郊外，荆棘遍地，野草丛生。这是啥地方？是宪兵队的一个秘密刑场，不知有多少抗日英雄，多少革命志士牺牲在这里。鳩山到李家去的时候，就已經关照宪兵把李玉和押到这里来了。李

奶奶看见了李玉和，心里很难过，但是想到儿子到这个时候还是面无惧色，心里又感到很安慰。鉄梅年紀輕，沒有见过这个场面，一看见爹爹，眼泪就直淌地淌了下来，赶紧喊一声："爹爹！"李玉和对娘和女儿看看，把胸膛挺一挺，笑笑，沒有讲話。

鳩山对李玉和还是不死心，走过来对李玉和"呵，呵，呵"冷笑了三声說："李玉和，你这是跟自己寻开心呀！有老有小的，就这样死了，未免太不值得了。"李玉和不睬他。鳩山接着說："我看，共产党的脑袋跟普通人一样，并沒有特别的构造，子弹是同样打得穿的。"李玉和笑笑："是的，构造虽一样，但是零件不同，不信可以試試！""好！"鳩山把眼睛一翻，手朝宪兵一揮，"来，就給他試試，枪毙！"

〔韵白〕英雄儿女，气壮河山；献身祖国，解放人类。(不怕那)极刑拷打，刀山火海；(他們是)英勇不屈，視死如归。为了共产主义事业，(个个是)挺胸怀，头不回，(显出那)中华儿女的好气概，生命的光輝永灿烂，永灿烂。

一排宪兵，个个手执长枪，把子弹推上膛，在十几步远的地方，瞄准着李玉和。鳩山对李奶奶說："老太太，去跟你儿子告别一下吧，现在你还可以救他，只要他肯把藏密碼本的地方告訴你。"李奶奶想，鬼子真是白費心机，但是有机会跟儿子談談，那再好也沒有，所以轉过身体走近李玉和，叫一声："儿呀！"李玉和赶紧拉住李奶奶的手：

"娘，不要难过……"李奶奶："不，我并不难过，你做得对，我也总算尽了做娘的責任。"鳩山后面一听，好！你这刁老太婆，叫你劝儿子的，倒反而說儿子做得对！肚皮里气又上来了。李玉和最关心的还是密碼本，他正想凑近李奶奶問的时候，鳩山已經走了过来，叫宪兵把李奶奶拖开。

鳩山朝鉄梅看看，现在惟一的希望就在她的身上，想姑娘經过的世面少，心肠軟，好弄，还是叫她去試試。鉄梅走近李玉和，大叫一声："爹爹！"人直扑过去，跪在李玉和脚下。李玉和捧住鉄梅的头："好孩子，不要哭。有些話奶奶会告訴你。"李玉和看鳩山又到鉄梅后面来了，只好用暗語了："鉄梅，过去我們相信观音菩薩会保佑我們，这靠不住。你回去劝奶奶不要再相信，不要再供她了，把她送掉算了。"鉄梅起先听了有点奇怪，怎么这个时候爹爹别的不說，光說观音菩薩呢？不懂。但是又一想，不对，这个时候說这个話一定有道理。再一想，懂了，爹爹在叫我把密碼本赶快送出去，其实我早已另外找地方把它藏了起来。告訴爹爹，可以叫爹爹放心，所以一面哭，一面說："爹爹，那天你一走，奶奶也怪观音菩薩不保佑我們，所以已經把她送到太平寺去了。"李玉和听了心里非常高兴，但是有两句最重要的話还沒有告訴鉄梅。这两句非实說不可，假使用暗語鉄梅一定不懂，怎么办呢？有。李玉和就对鉄梅說："你要好好听奶奶的話。再让我亲一

亲，你可以走了。”鉄梅哭得更凶了。李玉和低下头去亲鉄梅的头发，趁势低声說：“南河沿十五号找周师傅，叛徒，六指头。”鉄梅听到，点点头就不哭了。

鳩山看鉄梅去也沒有弄出个結果，眞是火冒八丈高，所以兽性大发，吩咐：“来人，把这三个人統統枪毙！”

现在，李家祖孙三代立在一起了。包裹和紅灯已經被宪兵丢在旁边。他們三个人一排，鉄梅立在中間，左边是李玉和，右边是李奶奶，三个人手拉着手，血象电流一样通过手从这个人身上流到那个人身上，又从那个人身上流到这个人身上。鳩山从对面石阶上，走了下来，吼叫一声“放！”只听见“达达达”一排枪声，祖孙三代一起倒在血泊之中。

半夜了，鳩山早已带了宪兵回去。鉄梅身上发冷，醒轉来一看，正在落大雨。她忽然想起，刚才我不是死了嗎？怎么现在沒有死呢？摸摸自己身上，都是血，但是沒有伤口；是不是敌人的枪法不准，把我漏了；也許是我人生得太矮，打不着我？再摸摸两旁边，左边是父亲、右边是奶奶，都倒在血泊里不动。鉄梅頓时叫了一声：“爹爹！奶奶！”要想放声大哭。她哭了沒有呢？沒有哭。因为她再一想，我现在不能哭，刚才爹爹最后对我讲，要我把密碼本送到南河沿十五号周师傅那里去，我哭了給鬼子听到，不是又完了嗎？所以不能哭。但是刚才爹爹說的“叛徒，六指头”是啥意思呢？哦，大概出了叛徒，这个叛徒有六

个指头，爹爹要我告訴周师傅。对了，对了，一定是这个意思。鉄梅想起了密碼本，也就想起了那盏紅灯，立刻移动身体四处一摸，紅灯在奶奶包裹旁边靠着。她連忙把紅灯提在手里，再打开包裹，拿出衣服来把奶奶和爹爹的尸体盖沒，就立刻冒雨朝藏密碼本的地方奔过去。

那么，鉄梅怎样会不死的呢？是不是敌人的枪法不准或是人生得太矮，打漏了的呢？都不是，而是敌人用的計。鳩山鬼計多端，阴险毒辣，刚才他听到李玉和对鉄梅說什么观音菩薩，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料定这跟密碼本有关。李家的人骨头硬，硬逼是逼不出名堂来的，就是打死她，恐怕也沒有用，倒不如把鉄梅这根綫留下来，再釣她一次"魚"。所以叫瞄准鉄梅的宪兵不要眞的开枪。鉄梅哪里晓得，听得枪响，吓昏了，就跟着奶奶、爹爹一同倒了下去。

雨已經停了，天还沒有亮，鉄梅提着紅灯跑了一会儿，好象觉得后面路边乱草堆里"唰"的一声，钻出来一个人影子；鉄梅跑得快，后面的脚步声也快，鉄梅走得慢，后面的脚步声也慢了下来。鉄梅特別警惕，知道事情不妙，一定有敌人釘来了。怎么敌人知道我沒有死，要打这里过呢？鉄梅沒有工夫多去想它，只管加快脚步朝前走，现在最要紧的是想办法甩掉这个尾巴。走了一刻工夫，来到鉄路的一个道口，拦路横木刚放了下来，火車就要来了。鉄梅念头一轉，对，乘火車沒有来以前冲过鉄路，倒

是一个甩掉“尾巴”的好机会，但是横木旁边有工人守着，肯不肯放我过去呢？不管，冲过去再說！于是等火車快开到道口、大約还有几十步路的时候，鉄梅顾不得生命危险，直冲地冲了过去。鉄梅是鸠山放的鴿子，“尾巴”并不要捉鉄梅，而是看她跑到哪里去，所以看见鉄梅在横木前面停下来不走，很放心，也就在后面停下来不走，眼睛还是死盯住鉄梅不放。现在看见鉄梅“唰”地冲过鉄路，他急了，赶紧拔脚跟过来，也想冲过去，但是来不及了，火車正好“軋騰，軋騰……”开了过来。“尾巴”急也沒有用，只好停下来。等到火車开过，“尾巴”赶过鉄路，再也找不到鉄梅的影子了。鉄梅怎么跑得这样快呢？一則是鉄梅冲过鉄路就立即轉弯繞小路拚命跑，二則是天还沒有亮，远了一点就看不清楚。“尾巴”不晓得鉄梅已經轉弯抄了小路，总以为是朝直走的，所以再也找不到鉄梅了。

那个守道口的工人照理是不让行人穿过横木的，为什么不拦住鉄梅呢？原来鉄梅不认得他，他倒认得鉄梅是李玉和的女儿。他要想招呼鉄梅，但是一想，李玉和給鬼子抓去了，现在鉄梅在半夜里赶得这么急，还有点慌张，一定有紧急事体；鉄梅又不时回头看看，道口工人跟着朝鉄梅后面一看，有一个人影蹲在那里。糟了，鉄梅有危险，想想看，有啥办法帮帮鉄梅的忙？正在这个时候，只看见鉄梅“踏……”钻过横木，朝鉄路对面直冲。等到“尾巴”赶过来，道口工人伸手一拦，不让他过去。“尾

巴"急啊，正要发作，火車已經"格騰騰，格騰騰……"开了过来。"尾巴"只好停下来，拿眼睛朝道口工人横横，看着火車干着急。道口工人好开心，暗暗称贊鉄梅这小姑娘实在机灵。

鉄梅穿过鉄路，丢掉了"尾巴"，就直奔藏密碼本的桥下，搬开石头，从洞里把飯盒拿出来，打开飯盒，取出密碼本，看看，还是老样子。鉄梅蛮高兴，仍旧用油紙包包好，朝胸口衣裳里一塞，提了紅灯，便急忙赶到南河沿去。

鉄梅穿过小巷，經过車站到南河沿西头。南河沿离車站很近，因为半夜里常有旅客上下，車站出口的地方經常停着黃包車。鉄梅經过站口的时候，一个滿脸胡子的黃包車夫赶忙招呼她："姑娘，你……"鉄梅赶得很急，沒有听见，还是直奔十五号。鉄梅奔到十五号門口，四面看看，沒有人，就"篤、篤、篤"輕輕地敲了三記，再用手一推，門沒有关，"得儿……"一响，門开了。鉄梅赶紧走进去，顺手把門关上。

现在，屋里有一个人坐在台子旁边看书，穿了一件黑颜色的棉袄，銜一支香烟，看上去人蛮文靜；台上点了一盞号志灯。那个人听见門响，抬头朝鉄梅看看。鉄梅正要开口，那个人好象蛮高兴的样子，先說："姑娘，你是来买木梳的吧？"鉄梅接口："是啊，有桃木的嗎？""有，不过要现錢。""好，好。"鉄梅眞有說不出的高兴，总算找到周师傅了，找到爹爹的同志了。但是，慢！不要太魯莽，万

一他不是周师傅呢？铁梅把紅灯拎起来，拿起桌上的火柴盒，划了一根火柴，把灯点亮，用綠玻璃的一面对着那个人。那个人立刻改变語气：“哦，对不起，桃木的刚卖完，下次吧！”铁梅更加高兴，赶紧把紅灯的方向調轉，让紅玻璃对着那个人。那个人才松了一口气，笑了：“好啊，同志！”铁梅也喊：“周师傅！”“我晓得李玉和同志一定会完成任务。好，給我吧！”铁梅連忙伸手到胸口摸出油紙包，打开油紙，把密碼本拿出来，刚想把密碼本拿过去，那个人也伸出右手来接。但是铁梅朝那个人的手一看，啊，六指头！赶快把手縮了回来，把密碼本朝自己胸口一塞。那个人說：“咦，还不拿来？”伸手要搶。铁梅罵了一声“叛徒！”拿起桌子上的紅灯朝他头上摜了过去，正好打中他的眼睛。叛徒“啊呀”一声，頓时眼前漆黑，一点也看不出。他身体晃了一晃，立一立定，一只手摸眼睛，一只手就拔出手枪对准了铁梅。只听见“砰”的一响，“格仑騰”人一个翻身倒了下去，死了。铁梅死了？不是的，是叛徒死了。这个叛徒是啥人？就是王警尉！

原来鸠山还从王警尉那里晓得周师傅是直接跟山里联絡的，但是派人去捉的时候，周师傅已經不知去向了。王警尉断不定现在密碼本究竟在哪里？可能铁梅晓得，可能铁梅不晓得，但估計最后一定有人会送到周师傅家里来。所以立刻到周师傅家里来等。周师傅只是一个人住在这里，并无别人，王警尉就装着看书，連夜等着。铁梅

走进来，王警尉虽然不认得鉄梅，但是料定她一定是李玉和的女儿。想鉄梅这个时候来，一定是为了密碼本的事，暗暗佩服鳩山有眼力，这根綫留得好！现在鉄梅已經落网，一个小姑娘不怕她逃掉，但是立刻把她抓起来，万一密碼本沒有带在身边，不是糟了嗎？反而鴿子的綫断了，还是先用联絡暗号把密碼本的下落鈎出来。

那么，为啥王警尉开的枪，鉄梅倒沒有死，反而死的是王警尉呢？这就要說到刚才那个黃包車夫了。这个黃包車夫就是以前在粥棚出现的黃包車夫，也是在李奶奶家門口出现的磨剪刀工人。现在党派他守在这里，如果有同志到周师傅家里来，赶快拦住他，以免投入敌人的罗网；如果是来送密碼本的，可以把密碼本接过去。黃包車夫认得鉄梅，鉄梅不认得他。他招呼鉄梅，鉄梅因为走得匆忙，沒有听见，他要紧跟过来，鉄梅已經进門了。車夫只好躲到周师傅屋子西面墙壁的小窗口，朝里面看。现在叛徒举枪要打鉄梅，还沒有打响，車夫已經朝叛徒的脑袋开了一枪。

鉄梅听见枪响，以为这一下子自己眞的完了。现在看见死的倒是叛徒，很奇怪。窗口有人喊："姑娘，快走！这里有我！"鉄梅这才明白过来，說："你呢？"車夫說："密碼本要紧！"鉄梅也就夺門而出，想到西面住着許多鉄路工人，就"踏……"朝西面直奔。东面有两个密探，是王警尉关照他們站远一点的，好叫来周师傅家接綫的人上鈎。

现在密探听到枪响，馬上赶过来，看见鉄梅朝西面奔，一个密探又追了过去。黃包車夫对准他一枪，这个密探也立刻报銷了。另一个密探"砰"的一枪开过来，打中了車夫的右臂，手里的枪掉了下来。車夫立刻用左手把枪拾起来，拚命朝北面跑去，把密探引了过去，好让鉄梅安全轉移。最后，那位車夫給車站上赶来的伪警包围，又受了伤，終于英勇牺牲了。

鳩山得到王警尉丧命、鉄梅逃走的消息，急坏了，立刻宣布全城戒严，把龙潭严密封鎖起来，然后派出大批宪兵、伪警在城內搜查。但是鉄梅在鉄路工人和工人家属的掩护之下，还是安全地隐蔽了起来，并且跟周师傅取得了联系。几天以后，鳩山到处搜不到鉄梅，只好宣布撤銷戒严和封鎖。經过周师傅的周密布置，鉄梅終于带了密碼本和紅灯安全上山，完成了任务。正是：异姓祖孙三代，紅灯結成一家門；跟着共产党走，革命自有后来人。



附　記

这个故事是根据沈默君、罗静同志的电影文学剧本《自有后来人》改編的，还参考了上海爱华沪剧团所演出的《紅灯記》。可以讲八十分钟左右。

最初，这是上海市静安区第一工人俱乐部交給故事員的任务，我們在改編和几次讲述的过程中，經常得到俱乐部的督促和帮助。

原作是三代人并重的。革命把这三代异姓人結成了亲密的、战斗的一家，并且以"紅灯"来象征革命，从这一代传到那一代，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永存不息。我們改編的是一个短篇故事，又要便于口头讲述，只得把重点放在鉄梅身上，并且让鉄梅活下来，这样也許更符合革命"自有后来人"的主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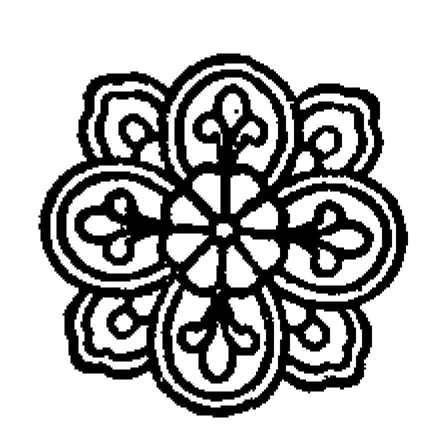
情节上，我們为了适应故事的需要，作了某些調整和增删，特别是結尾跟原作和沪剧都不同了。原作是鉄梅英勇地牺牲了；沪剧让鉄梅活着，而在敌人的严密封鎖之下，由北山游击队化装日本宪兵把鉄梅救了出去。故事的結尾也让鉄梅活了下来，但是沒有立刻上山，而是依靠"黄包車夫"的勇敢牺牲，使鉄梅暫时在群众中隐蔽了下来，等到敌人撤銷戒备，才由周师傅想办法送她上山。群众的掩护鉄梅，跟刘老太主动护送鉄梅、道口工人阻止"尾巴"冲过鉄路去追踪鉄梅一样，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群众的力量。

密碼本是这场敌我斗爭的焦点，故事自始至終环繞着密碼本的斗爭。通过这个具体、紧张而复杂的斗爭，表現了李玉和一家三代人的高貴品质和英勇、机智的战斗精神。紅灯是革命的象征，同

时又是地下联络所必不可少的道具，它跟铁梅共命运、同呼吸，总是出现在情节发展到重要关头的时候。讲故事的时候，要随时注意到这两件东西，不要疏忽。

这个故事的情节是丰富的，曲折的，紧张的，但是讲述这些情节的目的，并不在于情节本身，而是通过它們表现故事中的人物，表现三代人的英雄面貌和铁梅的成长，不要让情节反而把人物淹沒得看不见了。故事中铁梅的立足点是比較高的，一开始就已經有一定的革命觉悟，是李玉和的得力助手了，沒有从她幼稚时期讲起，因为故事的篇幅不可能把铁梅的成长过程交代得过长。

这个故事最初讲的时候，比較长，需要一百二十分钟左右，这次整理的时候，压縮了三分之一，效果更好。对某些情节的处理，也跟最初所讲的不同。（汉　頁）





亲　人

（根据王愿坚原著短篇小說《亲人》改編）

陈家柩 口述　**顾　詩** 整理

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九五六年。

现在，軍区司令部办公室坐着一个人。啥人？司令員曾占标将軍。曾将軍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干部，今年五十六岁，头发已經有点灰白。

外面天快黑了。曾将軍刚看完了一份关于新兵工作的报告。这份报告写得非常好，有情况，有分析，有見解。将軍蛮高兴，拿起笔来在报告上批了几点意見。拿笔一擱，点了一支香烟，靠在椅子上閉目养神。

公务員赵振国手里拿了一封信，到办公室門口立停，推开門，走近将軍："报告首长，您的信。"曾将軍接过来一

看，信封上写得清清爽爽，是給自己的。但是，奇怪，信封下面写的是“江西瑞金县金星农业合作社曾寄”。寄信人也姓曾，跟我同姓。“咦！”将軍想，江西瑞金是老根据地，那里有熟人，但是沒有姓曾的。大概是本家吧？不，我虽然是江西人，但是家乡离瑞金还远。那末，究竟是誰呢？将軍赶紧把信拆开，抽出信紙一看，呆住了。信紙开头就是六个字：“占标吾儿见字”，是父亲写給儿子的。这很平常，有啥奇怪呢？你不晓得曾将軍早已沒有父亲，已經死了二十多年了，怎么现在会有父亲写信給他呢？

曾将軍出生在一个貧农家庭，很年輕的时候，他就跟着共产党鬧革命，反对地主恶霸。有一天，地主恶霸派团丁来捉他，他的父亲把他拖到后門，叫他跳墙逃了出去。从此，曾将軍就参加了紅軍。直到江西解放，曾将軍回去探望他父亲，才知道就在曾将軍逃走的那天，反动派把他父亲捉了去，毒刑拷打不算，还把他从山顶丢了下去，摔死在山沟里。现在，他怎么会写信来呢？不会，不会。那末，写这封信的儿子准是跟自己同名同姓的了：“哈哈，想不到有人认我儿子来啦！”曾将軍觉得蛮有趣，把信看下去。但是，越往下看，将軍的眉头蹙得越紧，脸色越来越严肃，眼眶里有点潮湿。

信上写点啥呢？写的是：

……五年以前，白杨庄的陈广善回来了。他說

你跟紅軍过草地的时候牺牲了。我只有你这样一个儿子了，这个消息使我很难过，哭了又哭。可是，我又不信你会死，你一定会回来。……前天，有人见到报上有你的名字，还代表軍区讲話。我想，世界上同名同姓的人是有的，但沒有这么巧……你是我的儿子，快給我来信；你要不是我的儿子，唉……

信写到这里就沒有了。下面的署名是"曾福祥"。信为啥不写完呢？哦，大概是这老人托别人代笔的，老人盼子心切，不敢設想儿子眞的会死，所以讲到这里，难过得讲不下去了，代笔的人也只好到此为止。这老人原来是位烈属，在想念他的儿子。现在問題弄清楚了，他的儿子的确是跟我同名同姓，那么很簡单，只要写封信告訴他："我不是你的儿子。"但是，将軍不这样做。将軍写了一封信給瑞金县民政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晓得老人希望自己的儿子还活着，我要是貿貿然告訴他，叫他失望，他会怎样呢？还是把情况了解一下再說。

不久，民政科的回信来了。老人今年七十六岁了。他只有一个儿子，一九三一年参加了紅軍，名字叫曾占标，确实是过草地的时候牺牲的。老人是党的积极分子，把儿子送去参軍以后，他更是积极为党工作。紅軍长征，他留在地方上担任了当地游击队的交通員。一九三六年不幸被捕，反动派逼他領路去打游击队，他无論如何不答

应。不答应，好；敌人就用毒刑拷打，最后，硬要押着他同去。老人想：怎么办呢？那天夜里，不晓得他从哪里弄来了一小包石灰，两只手抓起石灰，咬咬牙，狠狠心，“啪”“啪”，朝自己的两只眼睛用力一按，把两只眼睛戕瞎了。老人想：我瞎了眼睛，认不得路了，看反动派拿我怎么样？反动派果然无計可施，觉得他瞎了眼睛，成了废物，也就把他放了出来。乡亲們把他抬回来，赶紧找医生給他看，可是迟了，一只眼睛已經完全瞎掉，另外一只眼睛只医好半只。怎么說是医好半只呢？因为这一只眼睛只开了一条縫，看东西全是隐隐約約、模模糊糊的。解放以后，人民政府和农业社經常照顾他，社員們也尊敬他，晚年的生活是不差的，就是老想念他的儿子，常对人說，他的儿子或許还活着，沒有死。

哦，这老人还是一位革命老英雄呢！坚强，勇敢，热爱共产党，值得尊敬。这样吧，写信告訴他，我不是你的儿子，但是非常欽佩你这位老英雄，全国人民都尊敬你。将軍想完，就安心吃夜飯，吃过夜飯就动笔写信。

写这封信眞花时間，到深夜十二点钟还沒有写好。为啥呢？因为将軍写了又扯，扯了又写，总是写不成。他想好好地安慰老人一番，語气一次比一次婉轉了，但是当写到“我不是你的儿子”的时候，他的笔就变得很重，象有千斤石压着一样，提不起来。怎么，我就这样使老人失望嗎？凭你把話說得怎样婉轉，都不能不使老人失望。不好，不

好，还是让我想想看，我在参加长征的时候，有沒有姓曾的战友？如果有，下落怎么样？曾将軍开始回忆起长征中的战友。

有了，四班班长姓曾。他是在掩护主力部队过湘江的时候牺牲的，但是叫曾庆良，不叫曾占标。

喔，四連指导員也姓曾。他在翻雪山的时候，为了搶救一个民工，跌在山沟里死了。不对，他的名字叫曾育才，不是曾占标。那末，老人的儿子到底是啥人呢？……

老人不是說，他的儿子是在过草地的时候牺牲的嗎？曾将軍想到了草地，眼前就出现了一片辽闊的草原，四顾茫茫，无边无际，遍地是丛丛野草，污黑的泥水。有些地方看看好象还干燥，其实是軟的，下面是泥塘，一不小心踏下去，人会直沉沉下去，四面沒有抓手，爬不起来，性命就完了。有一次，将軍不小心踏在一块軟的地方，身体直往下面沉，只见烂污泥齐到了大腿，齐到了腰部，身体越挣扎越沉得快。正在这紧要关头，突然有一只臂膀伸了过来，手里拿了一支步枪，有人在喊："快，抓住枪，爬，躺下，滚过去，滚过去！"将軍伸手抓住枪把往上爬，横轉身子一連几滚，总算脱了险，保全了性命。那位搭救自己的人，原来是六班战士曾林标。将軍刚想爬起来的时候，只听见曾林标"啊呀"一声，身子沉了下去。曾林标为了搭救将軍，使尽了全身气力，脚下的草地吃到了分量，直往下陷，身子也就跟着泻下去。将軍急忙赶过去搭救，来不

及了，曾林标的头部已經被烂泥淹沒，只有一只手里捏了一支步枪露在泥水面上，枪头上还挂好一只粮袋；一只軍帽在旁边飘来飘去。曾将軍心里有說不出的难过，战友曾林标为了搭救我的生命，自己牺牲了。一个无产阶級的战士，应該尽力替人民多做点工作，但是我要做得更多一些，做得更好一些，应該担負起另一个同志所沒有完成的工作。

曾林标是否就是老人的儿子呢？不知道。他跟曾占标的名字还差一个字，怕不是的吧。这不要紧，反正老人的儿子也在草地上牺牲了，虽則老人有政府和群众的照顾，他的晚年生活应該是愉快的，但是，他这样思念儿子，假如知道我不是他的儿子，他会失望，会伤心，会难过。对，战友的事业就是我的事业，战友的父亲就是我的父亲，給他一个儿子，不就能让老英雄的晚年过得更幸福嗎？曾将軍想到这里，带着笑容，把笔拿起来写了四个字："父亲大人"。

說也奇怪，这四个字一写，曾将軍的笔变得輕快起来了，胸口感到舒服了，一下子就把信写完了。信写完，他在抽屜里拿了二十块人民币，第二天一早就跑到邮局里去把信发出，錢也汇出。他把这件事告訴了爱人高玫，爱人也很贊成。从此以后，每月拿到了工資，曾将軍就写信把錢寄去，从不間断。老人收到信，收到錢，非常高兴，心情十分舒畅。

曾将軍与老人这样通过信札一来一往，不到一年工夫，两个人的心会慢慢地連起来，老人竟然变了曾将軍家庭中的重要成員了。寒冬腊月，天冷落雪的时候，曾将軍就会想起老人，对爱人說：“打件毛綫衣，买两双毛袜寄去，老人家上了年紀，怕冷，要当心。”快过春节了，曾将軍就寄这寄那，让老人把节过得更好。孩子病了，他馬上要写信給老人，問他身体好不好。将軍的小儿子亚平，嘴里也常挂着“爷爷”“爷爷”，见了江西来的信，就要問长問短。

一年过去了。老人突然来信說，他很記挂儿子，要来看看儿子，一家人好好团聚几天。曾将軍又給呆住了：你一来就会看出，我并不是你的儿子……那怎么行呢？不行。赶快写信叫他不要来。信上說了一大堆理由，什么年紀大了，上火車不方便呀；我工作忙，沒有很多时間陪你玩呀；此地气候跟江西不一样，老人家会感到水土不服；……最后还說，等我工作空一些，一定带孙子去看你老人家。

曾将軍哪里体会得到父亲思念儿子的心情，以为信去了，老人可以不来了。哪里知道今天快下班的时候，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話，公务員的声音：“首长，您的父亲来了，刚到，在家里等您！”啊，来了？这么一大堆理由还挡不住他！曾将軍眉毛打結，想回去好还是不回去好呢？不回去吧，不行。父亲来了，做儿子的怎么能避而不见！回去吧，我不是他的儿子，他要伤心。究竟該怎么办呢？拿

不定主意。将軍希望时間过得慢一些，越慢越好，最好停着不走，可是“釘鈴鈴鈴……”，五点钟到了，下班了。司机老袁推門进来催：“首长，回去吧。”曾将軍只好离开办公室，坐上汽車。“嘟……嘟”，汽車开动了，但是将軍还沒有想出办法来。

曾将軍并不是优柔寡断的人，他处理过許多复杂的問題，遇到过許多困难的局面，他都能当机立断，毫不犹豫，怎么今天沒有主意了呢？一看，車子开得太快。他对司机說：“老袁，車子开慢一点。”“哦，知道了。”老袁想：奇怪，首长平常出去，总是要我把車子开快一点，今天去跟父亲见面，怎么反而要开慢一点呢？好，慢就慢吧，“特儿……”老袁放一放油門，把速度从六十碼减到四十碼。

車子的速度放慢了，曾将軍的办法想出来沒有呢？还是沒有。他看见車子两旁边的树木直往后倒，一排倒了，又是一排。怎么車子还是这样快呀：“老袁，請你再放慢一点。”“好，我再放慢一点。”老袁想：車子已放慢許多了，再慢要停下来了，首长既然要慢，只好再把速度减低到五碼。现在，不象是汽車，倒象是手推的小車子了。

曾将軍坐在車厢里想着，见了老人該說些什么呢？哦，有了，应該一见面就跑上去說：“老大爷，您的儿子为革命牺牲了。不要难过，我們活着的人都是您的儿子。”不行。这些話在慰問烈属的时候常常讲，但是对这位老人怕不合适。这样吧，他沒有了儿子，我沒有了父亲，不

如我认他做父亲，他认我做儿子。这个办法很实事求是，好极了。将軍想得太得意，嘴里就很自然地咕了出来：“老大爷，您沒有儿子，我沒有爸爸，您就做我的爸爸，我就做您的儿子吧！”老袁一边在开車，一边在听。他想，今天首长怎么弄的，一下子“爸爸”，一下子“儿子”，象在背話剧台詞，一个人又做爸爸，又做儿子。老袁心里在暗笑。

到家了。汽車在宿舍門口停住，車門打开，曾将軍走了下来。曾将軍把宿舍門“特儿……”一开，里面跳出来一个孩子，是亚平。他手里拿了一只鮮紅的桔子，过来拉住将軍：“爸爸，爷爷来啦！”平时，曾将軍下班回来，总是一手抱住亚平，然后走进宿舍。今天，他沒有这份心思了，用手把小儿子輕輕推开，朝屋里一看，沙发上坐好一位老人，年紀很大，白发銀須，身材瘦小。老人一只手放在胸口，一只手拿了一根旱烟杆，閉着眼睛在喘气，大概是年紀老了，长途跋涉，赶了远路，过于疲劳了。

这个时候，曾将軍脑子里象电影鏡头一样，出现了一片草地，泥潭上面伸出了一只手，捏了一支步枪，旁边浮着一只軍帽；又出现了这位老人，正在用双手把石灰朝眼睛上按，为的是不給敌人带路……不要看老人这样骨瘦峻峻，却有着一顆坚强的、鮮紅的心。如果对这位老英雄說：“我不是你的儿子！”不是太冷酷无情了嗎？不，絕对不能这样做，因此刚才费了好大的劲才想好的一番話全用不上了。他决定上去告訴老人，他眞是老人的儿子。曾

将軍輕輕地跑过去，凑近老人，用手在老人肩胛上輕輕拍了两下，压低了喉嚨，叫了一声“爸爸”。

老人正在想，我儿子参軍了二十几年，听說是死了，哪里知道他还活着，而且就要见到了。这孩子从小脾气倔强，爱鬧革命，现在一定长得又高又大了，样子可变了沒有？……想到这里，耳朵边来了一声“爸爸”，心里一激动，手里的旱烟杆“啪啦”掉在地上。他左眼用力睁开一条縫，只见面前一个模模糊糊的人影；叫他“爸爸”，一定是儿子来了，很高兴，所以答应了一声：“哦，大旺子！”

曾将軍听见老人叫自己“大旺子”，不大懂。一想，这大概是他儿子的奶名。父亲疼爱自己的儿子，所以叫他的奶名。将軍赶忙应了一声：“是的，爸爸。”

老人多么想看看他二十几年不见的儿子啊，但是眼睛不帮忙，不管費多大的劲，面前的儿子还是只有一个模糊的影子。怎么办呢？老人把将軍拉住，摸摸他的手，摸摸他的头发，又用双手捧起将軍的脸盘，摸了又摸。当摸到将軍嘴边时，老人的手摸得更仔細了，摸了一遍，又是一遍，好象一个人丢失了什么宝貴的东西，忽然又找到了，非拿来仔細认一认不可，到底是不是自己的。

老人摸得这样仔細，将軍倒担心起来了。他儿子面部上一定有特征，要是給他发现了破綻，不就糟了！不能让他老摸下去，还是用話来打破这个局面吧。于是把头慢慢地縮回来，移动身子，挨近老人坐了下来。但是讲点啥

好呢？慰問軍烈属的时候，碰到不熟悉的老人，将軍开口第一句話总是："老大爷，您今年多大年紀啦？"他正要开口按老规矩讲，忽而想到这句話讲不得。这位老人是他的"父亲"，怎么做儿子的連父亲的年紀都不知道呢？所以，話到了喉嚨口，重新縮了回去，改問："爸爸，您老多了。"語气显得有些生硬。

"哈哈……二十几年啦，怎么会不老！"老人笑得非常爽朗。他太兴奋了，沒有注意将軍的語气还是夹生的。"大旺子，沒有忘記吧，你是在第一次开苏維埃大会那年参的軍，才十七岁，现在胡子都刺手了。你今年恐怕要四十几……四十几了？"曾将軍自己是五十六岁的人了，誰知道他儿子是四十几呢？但是将軍必須立刻回答这个問題："是的，爸爸，我今年四十……三了。"将軍說話为啥要頓一頓呢？因为他心里在算：他儿子十七岁参軍，那个时候是一九三一年，现在是一九五七年，相隔二十六年，二十六加十七等于四十三，在做加法。但是将軍从来沒有說过謊，自己是五十六，现在說成是四十三，一下子縮掉了十三岁，有点窘。怕給老人看破，赶快把小儿子亚平拖过来，說："爸爸，您现在連孙子也有了。这个是小孙子，大的住在学校里，过几天就要回来。""喔，孙子！是呀，是呀。"老人抱紧了亚平。

亚平举起两只小手在捋老人的胡須："爷爷，爸爸說您早巳給国民党害死了？"将軍急啊，事情給这小家伙弄

糟了。但是老人并不疑心，想当时我被反动派抓去，乡亲們都认为我是死了，可能儿子也弄錯当我死了，反而一陣爽朗的笑："哈哈哈……他們害不死我！"将軍一听，还好，心定了下来。

老人說得高兴，眼泪禁不住挂了下来。将軍看看老人的眼睛，脫口就問："爸爸，您的眼睛……"老人听儿子提起眼睛，等不及儿子把話讲完，就拔直了喉嚨說："嘿，还不是給反动派害成这样的！"他从头至尾把事情的經过讲了一遍，跟民政科来信所說的一样。"孩子，你干了二十几年的革命，沒有丢你爸爸的脸；你爸爸留在家里，可也沒有丢了你做儿子的脸呀！"看，老根据地的人民多么热爱党、热爱革命！老人为了革命，付出了重大的代价，还是这么坚强。"爸爸，您受苦啦！""苦？为了咱穷人鬧革命，吃些苦算啥！老乡們把我抬了回来，我就想非把眼睛医好不可，要看看这班坏蛋的下场。哈哈，幸亏眼睛还有一条縫，我总算看到紅軍回来了，还有你！"老人拿起旱烟杆，装了一袋烟，将軍替他点好。

老人才吸了一口烟，又把烟杆擱下說："大旺子，人家說你死了，我不信。做爸爸的不錯吧，你不会死。"将軍只能說："是的，是的，我不会死，不会死。"老人哪里知道将軍并不是他的儿子，又埋怨起将軍来了："孩子，不是我埋怨你，說你不好。你不回来倒也算了，怎么連封信也沒有？"曾将軍想，我从前并不认識你呀，叫我怎样写家信

呢？但是再一想，老人埋怨得对，他又不知道我不是他的儿子；做儿子的怎么可以这样冷待父母呢？埋怨得对。那末现在怎样回答？說工作忙嗎？不行；生病？也不行，我身体不是很好嗎？……总之什么理由都解释不通，不能自圓其說。

正在这个时候，曾将軍的爱人高玫从外面走了进来。好，救星来了。高玫走进来，叫声"爸爸"。曾将軍赶紧接口："爸爸，您儿媳妇来了。好吧，今天一家人团圓了，得高高兴兴吃頓团圓飯。爸爸，好嗎？"老人想，有啥不好，三代同堂，有儿子，有媳妇，有孙子，眞該好好吃頓团圓飯。一高兴，把刚才的那陣埋怨丟了，也不等儿子答复了。

现在，小圓桌上摆了許多菜，要开始吃晚飯了。老人把曾将軍拉在身边坐定。曾将軍斟好一杯酒，拿到老人面前："爸爸，吃酒。"老人接过酒杯，看看将軍："你的記性倒好，沒有忘記我爱吃酒。"老人想到自己年輕的时候欢喜吃酒，常常叫儿子拿了五个銅板去买酒。儿子記性好，现在还記得。曾将軍看见老人欢喜吃酒，想起自己的父亲也是欢喜吃酒的，跟老人一样。他就接連把自己父亲欢喜吃的下酒菜夹給老人吃，夹了一筷又是一筷。

将軍正夹得起劲，老人却把酒杯放了下来，不吃了，直盯着将軍的手看。看了半天，脸色忽然变了，問："孩子，我記得你小的时候，是左手拿筷的，怎么现在用的右手？"将軍想，哎呀，这下子糟了，啥人晓得他儿子是用左

手拿筷子的呢！要想改过来，已經来不及了，而且用左手也使不来筷子。怎么办呢？不要紧，幸好自己左手受过伤，上面还有个伤疤。他捋一捋袖子，把手臂伸到老人面前："爸爸，是这样的，我这手被鬼子打了一枪，受了伤，不灵便了，才改用右手拿筷，后来倒也习惯了。"老人摸摸将軍的手臂，果然上面有块伤疤。"爸爸，吃酒吧。"但是老人还是沒有动，只是朝着将軍的脸看。刚才的一陣怀疑，使老人想起了一个問题："我記得你小的时候，嘴边有粒痣，怎么我刚才沒有摸到呢？"原来他儿子的脸上眞的有特征！脸上生就的，該怎么說呢？将軍很窘。高致很机灵，看见这个局面，連忙插嘴說："是呀，他嘴边有粒痣，因为刮胡子很不方便，叫医生上药水弄掉了。"老人听了說："喔，原来这样。弄掉了也好。"曾将軍这才松了一口气。但是，老人要再問下去，他儿子小时候的事体我全不知道，說漏了嘴怎么办呢？赶快想办法把話头拉开。于是对老人讲起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来。激昂慷慨，有声有色，老人听出了神，也就不追究下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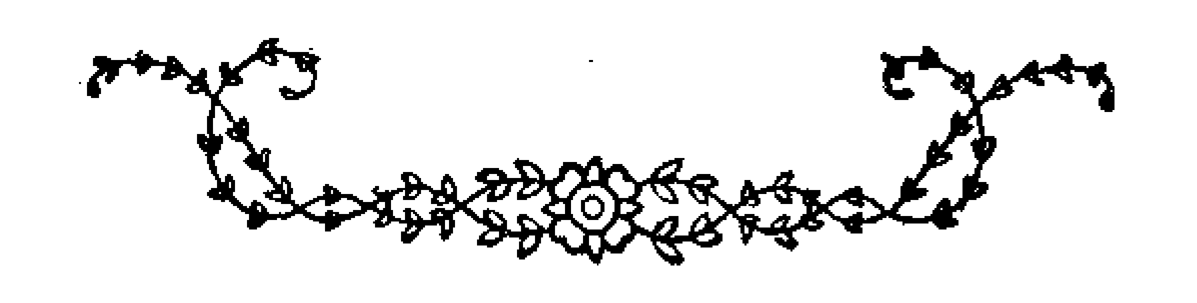
这頓夜飯总算顺利地結束了。老人一边听故事一边吃，兴致蛮好，一連吃了好几杯酒，脸也紅了。曾将軍看时間不早，快十点了，老人又赶了一天火車，一定很吃力了，就和高致一起扶老人到后面房間里去。床鋪早已預备好了，雪白的被单，軟軟的床墊，簇新的被头。

老人上床躺好，脑子里还在想，今天眞象在做梦，以

前听人說，儿子已經死了，可是今天碰到的不就是自己的儿子嗎？还有媳妇、孙子。难道都是眞的嗎？……曾将軍刚好弯下身体，帮老人盖被头，老人突然一把抱住将軍："你是我的儿子大旺子吧？""是的，爸爸，我是大旺子！"将軍把声音提得特别高。"呵呵……我看见啦，我看见啦！"眼泪直往下滚。这一声是带笑的哭，带哭的笑。老人做了多少年的梦，今天，被他儿子的战友实现了。老人过于激动了，所以光笑还不够，要笑里带哭。隔了沒有多少时間，老人睡着了，脸上还是笑嘻嘻的。

曾将軍替老人把被头盖好，輕輕地走了出来。亚平手里拿了一只放大鏡，拉住将軍："爸爸，明天把这个放大鏡給爷爷。"将軍問："做啥？""爷爷眼睛不好，拿了这个好仔細看看我。不要他过了几天回去，还不知道我长得啥样子。"将軍拍拍亚平的头："孩子，不要担心，爷爷不回去了。好嗎？"

从此，老人就眞的跟他的"儿子"住在一起。将軍的无产阶級感情，安慰了老輩的晚年；愉快幸福的生活，充满了革命的家庭。



附　　記

这个故事是上海市青年宫的推广节目之一。根据王愿坚的短篇小說《亲人》改編。故事热情地歌頌了曾占标将軍对革命的責任感和无产阶級的高尙感情。可以使人們体会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要象曾将軍那样热爱革命事业，尊敬革命前輩；在新社会，每一个做子女的，都应該尊敬父母，让劳动了一生、战斗了一生的老人度过幸福的晚年。

故事的主要人物只有两个，就是曾将軍和老人曾福祥。他們的姓名、年龄甚至籍貫，原作都沒有规定，为了故事形式的需要，增加对人物的眞实感，改編的时候，都分别加了上去。

老人曾福祥是一位坚强的革命老英雄，为了革命，他毫不犹豫地把唯一的儿子交給了党，在革命最需要的时候，牺牲了自己的眼睛。他最感安慰的是革命胜利了，即使失去了儿子，他仍旧一如旣往；不能把他讲成一个失去了儿子就等于失去了一切的老人。解放以后，在政府和农业社的照顾下，他的晚年生活还是好的，不过他又很思念儿子，因此不能把他当作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老人。曾将軍认他做父亲，并不是他跟老人的儿子熟悉，有什么私人情誼，也不是怜悯老人，而是出于无产阶級的感情和責任感，因为老人的儿子也是他的战友；出于对老人的尊敬，因为老人是一位革命老英雄。

在改編过程中，我們曾經想把在草地搭救将軍的战士曾林标处理成老人的儿子，或者处理成将軍认識老人的儿子，这样曾将軍似乎更有理由认老人做父亲了，但是，这样就摻有报答或其他的私人情誼，不如现在的曾将軍那样站得高了，甚至可能減低了原作

的主題意义。故事結尾，我們曾經改成老人最后还是认出曾将軍不是他的儿子，但是由于将軍的眞誠体貼，老人不那么痛苦了，照常把将軍认作自己的儿子，愉快地生活下去。这个結局固然可能，但是现在的結尾也許更有余味，听众更有思索的余地。

这个故事的特点是，情节簡单，而人物的思想活动多，感情細膩而富于起伏，并不以故事情节取胜。因此，必須特别注意掌握人物的思想感情——主要是将軍的思想感情。

将軍的感情起伏，是一个接連一个的，最初是见到从江西来的信而感到奇怪，后来又发现人家錯认他为儿子，这样，第一个矛盾就提了出来。将軍本想写信去說明眞相，但是又感到老人是一位革命老英雄，盼子心切，这样做不好，因此信写了又扯，扯了又写，这是第二个矛盾，并以暂时把老人认做父亲而得到解决。一年以后，老人忽然亲自来看儿子了，眞相随时有被識破的危险，矛盾也就进入了高潮，使听众产生悬念，密切注視着矛盾的解决。总之，后浪推前浪，一个接着一个，一个高似一个，引人入胜，很有回味。

曾将軍在这样一个問題面前，好象缺少办法，有时还陷于被动、尴尬的局面。这并不是他的缺点，而是出于他的无产阶級感情，想使革命老人过得更幸福。因此，在讲述将軍迟疑甚至受窘等带有喜剧性情节的时候，要掌握分寸，使它們成为歌頌将軍的手段；不要描繪过甚，歪曲了将軍的形象。

最后老人的笑声，演出时所得的效果很好，能感动人。老人既不相信儿子会死，又怕儿子眞会死，见不到了。现在一旦见到了，心情非常激动，这笑声也就不是一般的笑声，而是带哭的笑声。不过，它仍应以笑声为主，只在喉音中略带抖动的声音就行，不要哭出声音。（**顾　詩**）



血泪斑斑的罪証

（根据一九六二年十月十八日《中国青年报》同名报道改編）

唐耿良 口述 **席 文** 整理

今天，我来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不是出在上海，而是出在四川；不是解放后的故事，而是解放前的故事。

四川省有个大邑县；大邑县乡下有个鎮，叫安仁场；离开安仁场五里路，有个村子，叫罗家村。村上有一家人家，只有娘儿两个人。娘叫罗大媽，今年五十四岁，男人老早去世；留下来一个独养儿子，叫罗洪发，今年十九岁，还沒有成亲。娘儿两个有三亩薄田，只能勤勤恳恳，省吃俭用，苦度光阴。

今天是年初三。有錢人家过年总是吃酒、看戏、賭錢；罗家因为穷，新年里也不得休息。罗洪发昨天到山上

砍了柴，今天就打早挑到安仁场去卖。

罗大媽烧好中飯，等儿子回来一起吃，可是等等不轉，望望不来，太阳倒偏西了。大媽心里想，安仁场离开家里只有五里路，不远，儿子年紀輕，力气大，挑一担柴去卖，不需要多少时間，怎么还不回来呢？想想有点着急，就跑到門外头去等。大媽踏出大門，风眞大，“呼……”吹过来，身上索索发抖，朝村口望望，儿子还是沒有回来。

这个时候，村口忽然跑过来一个女人，头上披麻戴孝，身上衣衫襤褸，一只手拎了一只籃子，籃子里放一个鉢头；一只手拿了一根討飯棒。这个女人的两只眼睛哭得象胡桃一样，人也瘦得皮包骨头。罗大媽一看，面孔熟得很。仔細一看，啊，眞是认得的——瓦窑村上的肖大娘。怎么半年不见，就弄成这副样子？罗大媽急忙喊：“肖大娘！”

肖大娘听到罗大媽喊她，輕輕地回了一声：“罗大媽……”罗大媽說：“肖大娘，来来来，到屋里来坐一会。”說着把肖大娘拉进屋里，关上房門，让肖大娘把籃子放下，坐好，又問：“肖大娘，你戴的是什么孝，出了什么事？”“唉，大媽，不要提起……”“怎么？”

肖大娘眼泪直淌，說：“去年田里收成不好，我們租了活閻王刘文采的三亩地，忙了一年，田里一共只收了一石八斗，租米倒要二石四斗，还缺六斗。賬房来收租米，我男人刚出去了，我求他放宽些日子，来年年成好一些一

起还。他不肯，一把拖我到安仁场茶館里去见刘文采。茶館里熟人多，我也顾不得面子，'扑落托'跪在活閻王面前，求他日子放宽点。活閻王朝我搖搖头，說了两个字：'不行'！就拿我关到监牢里去了。唉，我是刚坐月子，小毛头还沒有满月，丢在家里要吃沒有吃，喉嚨也哭哑了。我男人从外面回来，赶紧抱了小毛头送到监牢里来让我喂奶。我男人回去，因为心境不好，天又黑了，走在路上不小心，一个斤斗跌在山沟里，跌死了。"罗大媽："啊呀，啊呀！作孽，作孽！后来怎么样呢？"

肖大娘說："后来，我关在里面，石子里榨不出油，活閻王只好放我出来。我回到家里，料理好丧事，活閻王又派人来逼六斗租米。我只好把一口猪、三只鸡卖掉，换了八斗米。我想，八斗米还掉六斗，剩两斗，拿回去可以度度眼前的日子。哪里晓得刘家的斗特別大，一斗抵我們一斗三，六斗租米就要我还掉七斗八，只多出两升米……"

罗大媽："啧……刘文采的心眞是煤炭做的。后来你怎么过日子呢？"肖大娘說："沒有办法，只能到刘文采家里做奶媽。""啊！刘文采养了小孩了？""不是，刘文采这老賊自己要补身体，吃人奶。""作孽啊！自己小毛头沒有奶吃，倒拿奶水去挤給老賊吃。"

"唉，大媽啊！"肖大娘說，"老賊要吃倒好。老賊吃了七天，說我年紀大，四十多岁了，奶水不补，要吃年輕人的，就一脚把我踢了出来。我回到家里，孩子喊餓要吃，

沒有办法，只能出来討些飯回去……"罗大媽的眼泪哪里留得住："唉，活閻王刘文采眞恶毒，弄得人家新年新岁还要出来討飯。刘文采早晚不得好死。肖大娘，我这里有一升米、两斤山芋干，你拿去烧給孩子吃吧。""謝謝你。"

罗大媽的境況是不是很好呢？并不好，是穷人照应穷人。她拿出一升米、两斤山芋干放到肖大娘籃里，送肖大娘出門。肖大娘千謝万謝，赶紧提了籃子回去烧給孩子吃。罗大媽很难过，肖大娘蛮好一家人家，只是因为种了活閻王的田还不出租米，弄得这样家破人亡。自己总算比肖大娘好，穷虽穷，种的是自己的田，不会因为还不出租米，弄得人家完結。

这个时候，太阳偏西已經很久了，罗大媽还是立在門口等儿子。忽然，"格蹬蹬蹬……"奔过来一个人："罗大媽，不好了，你儿子闖了大祸了！"罗大媽一看，不是别人，是村上的三阿爹。"老爹，洪发闖了啥个祸啦？""你家洪发一早上街卖了柴，买了一斤肉，挑在扁担上，要回来吃中飯。走到半路，碰到一只恶狗，跳上来要搶他的肉吃，洪发拉起脚踢过去，反而給狗咬了一口，咬得血淋带滴。洪发恨透了，朝狗头上一扁担，狗跌到河里沉死了。"

罗大媽听到儿子給咬伤，急啊："老爹，洪发的伤要紧不要紧？""嗳呀，大媽，你家洪发給狗咬伤是小事，现在他被乡公所抓去，要枪毙了！""啥！打死一只狗要枪毙？"三阿爹說："你晓得这只狗是哪一家的？活閻王刘文采的。他

說一命抵一命，要枪毙洪发，替狗抵命。”

“哪里有这种道理！”罗大媽說，“打死一只狗竟要人抵命，究竟有沒有王法？老爹，陪我到警察局去。”“啥，警察局？”三阿爹說，“警察局局长是刘文采的干儿子，去有啥用！”“警察局沒有用，到衙門里去告状！”“哎喲喲！县长只会在刘文采屁股后面轉，你一千张状子还抵不过刘文采一句話，少跑冤枉路了，还是托托保长通个人情。”

三阿爹陪罗大媽到保长家里。保长說：“把洪发放出来可以，不过要答应三个条件。”哪三个条件？第一，买口棺材替狗成殮安葬；第二，罗洪发要披麻戴孝，抱神主牌位，做死狗的儿子；第三，請十二个和尚、十二个道士，做三天三夜道场。

罗大媽一听，叫儿子做死狗的孝子，不能答应；洪发爷死下来，也沒有喊十二个和尚、十二个道士做三天三夜道场，死狗倒比洪发爷还要派头大，不能答应。保长把眼睛一瞪：“洪发爷哪里能跟刘老爷的狗比，穷人的性命哪里及得到財主家的狗值錢。不答应，枪毙！”罗大媽說：“就是答应了，人家穷，也沒有錢买棺材、做道场。”保长說：“沒有錢？好办，把你的三亩田卖給刘老爷。”罗大媽只得把三亩田卖給刘文采，就此傾家蕩产了。

罗大媽难过啊！肖大娘种了刘文采的田，还不出租米，結果弄得家破人亡；我不种刘文采的田，单是打死了他的一只狗，人家也給他鏟光。唉，活閻王啊活閻王，哪

一个碰到了你，等于碰到了强盜、土匪，啥都完結。

那么，刘文采到底是啥等样人呢？

刘文采原来不过是安仁场的一个小地主，只有几十亩田，在鎮上开一爿布店做做生意。后来，四川的軍閥很多姓刘，是他的本家。一九二七年，刘文采靠了軍閥的势力做了“川南稅捐总局”的“总办”，貪汚勒索，搜刮民脂民膏。不久又升为“叙南清乡司令”。几年下来，刘文采不知道搜刮到了多少錢。一九三四年，他的后台軍閥吃了敗仗下台了，他也跟着下台，回安仁场做土皇帝。他回去的时候，船要开二三十只；銀洋总共有八百万，要用一只只木板箱子装。

老贼回到安仁场，就买田买地，大做生意。安仁场一共七条街，倒有四条街、一百五十間房子給他买了下来。他又开了五爿典当、十二爿銀行錢庄、十爿油車槽坊，还有烟館、賭场。投机倒把，高利盘剝，欺压百姓，害人性命。

那么，短短几年，刘文采的田买了多少？买了一万二千五百三十亩，安仁场周围一带的地皮几乎都姓了刘。为啥人家肯把田卖給他呢？人家不是肯，而是不肯也要肯。比如他要买你的田，你不肯，他就把你四周围的田都买下来，把你的田团团围住，然后切断你的水源。沒有水怎么能种田呢？沒有办法，只得把田卖給他，价錢还压得特别低。这个办法叫“吃心心”，就是先把边边吃掉，再吃心

子。还有一种办法叫“买飞田”。比如田是你的，你不肯卖，他就叫流氓出来，冒充是你这块地的业主，由他出面写张紙头，算是卖給了刘文采。这样，你晓也不晓得，田已經归在刘文采名下了。等到你晓得，要想跟他斗，又斗不过他，只好忍气吞声把田白白送給他。

說起刘文采的势力也实在大，就是县长上任，也要拍他的馬屁，否則县长就做不长。山里有个大土匪，叫郭保芝，是他的干儿子。土匪的枪械子弹統統由他供給，土匪搶来的东西，也都要归他分配，坐地分赃。在政界，他是刘总办；一穿軍装，他是刘司令；在安仁场，他是刘老爷；在四川流氓——袍哥当中是独霸子。軍閥、官僚、地主、土匪，四位一体。因为他手里弄死的人太多了，人家就給他起了一个綽号，叫“活閻王”；他住的刘家庄就叫“活地獄”。

活閻王是当地最大的地主，秋收的时候，只看见許許多多农民把一年辛辛苦苦种出来的谷收下来装好，挑担的挑担，推車的推車，搖船的搖船，一担担，一筐筐，一車車，一船船，穿流不息，朝刘家庄仓庫里送。刘文采的仓庫也眞多，多少？二十七座。刘文采快活啊！坐在洋台上，摆了一桌酒，旁边立了四个保鏢，一面吃一面看农民来送谷子，眞叫做“四方土地都姓刘，滴滴血泪为他流”。活閻王越看越快活：“哈……”这叫做“閻王哈哈笑，农民哭号啕”。农民碰到年成好一点，交了租米还有口薄粥吃吃；碰

到年成不好，連口粮、种子交了都不够，还要借高利貸。

今年田里收成又不好，农民的日子格外难过，而頂頂难过的要算是唐场村的冷树庭一家了。唐场村离开安仁场七里路。冷树庭的女人叫冷月英，还有一个八岁的女儿。他們租了刘文采的二亩二分地，单靠田里收下来的，度张嘴实在困难，所以冷树庭还要出去帮人家赶鴨子，賺点工錢回来勉强糊张嘴。现在田里要割稻了，收成再不好，稻还是要割的，但是冷树庭不在家，冷月英十月怀胎，大肚皮要养了，哪里割得动；女儿只有八岁，人还小，做不来田里的生活。怎么办呢？还是穷人帮穷人，旁边的乡邻帮她割，帮她打，总算把谷收了上来，一算一共一石二斗四。

稻刚巧打好，刘文采的賬房先生来了，带了几个狗腿子，拿了賬簿、算盘、麻袋、杠棒。賬房先生开口就不大客气："喂，冷月英，人家租米都送来了，你的架子倒实在大，现在还不送去！"冷月英說："呀，大叔，我男人不在家，我又是大肚皮要养了，做不动，亏得乡邻帮忙，刚刚收起来。"

"不要嚕苏！"賬房先生說，"都象你这样，我还要麻煩些呢。来，算算看。"拿起算盘一算，二亩二分地，一亩的租米是八斗，二亩是一石六，二分是一斗六，共总一石七斗六；收下来的谷只有一石二斗四，还缺五斗二升。"冷月英，还缺五斗二，怎么办？""大叔，五斗二升实在拿不出来，田里收下来的都在场上了。""拿不出来？到屋里去

抄!”

两个狗腿子到屋里一抄，眞的一粒米也沒有，出来說:“沒有。”賬房先生火了:“啥,沒有这么便宜,刘家的租米一粒也不能少!”冷月英只好求他:“大叔，我男人到外面赶鴨子去了,等他回来想了办法,給你送去。”

賬房先生本来还想逼下去,因为鴉片烟瘾来了,得赶紧回去过烟瘾,說:“好,冷月英,就放宽你一夜,明天打早一定要送来!”“噢。”冷月英只得先答应一声。狗腿子挑起冷月英场上的一石二斗四升租米,跟着賬房回去了。

冷月英朝场上看看，打下来的谷給刘家拿得一粒不剩,只剩几根稻草，一年辛苦，一粒谷子都到不了嘴。这还不要去說它，现在給活閻王統統拿去了，还欠五斗二升,怎么办呢?冷月英对村外头张张，男人还不回来，太阳倒落山了。八岁的女儿叫:“姆媽，肚子餓，吃夜飯,姆媽。”对,天黑了，应該吃夜飯了，但是米呢?冷月英要想到隔壁人家去借点米来烧一頓粥吃吃，忽然肚皮痛起来了,腰痠起来了。冷月英晓得快要养孩子,不能再跑到外面去借米,只好先烧点水,准备养孩子。怎么不到产科医院去呢?嗨,解放以前，穷人哪里有条件进医院，連做梦都不要想。喊老娘呢?也喊不起,只好自己来。

冷月英的肚皮一直痛到半夜,养了,一个男孩子。人家是添了一个男的心里快活得不得了，宝宝长，宝宝短，冷月英却一点也不快活。为什么?多了一张嘴!用什么

来养活他呢?

天亮了，八岁的女儿又吵:“姆嫣，肚皮餓。”是啊，昨天夜飯都沒有吃，肚皮怎么不餓。“乖孩子，不要哭，你拿个碗到对过二婆婆那里去借半升米，烧点粥吧。你对二婆婆讲，姆嫣养了，不能起床。”“噢。”女儿拿了一只碗就出去。为啥不多借一些呢？二婆婆也穷，穷得一塌糊涂，多也借不出。

女儿出去借米，把門关上。冷月英靠在床上。一会儿，忽然“砰”的一响，門給人踢开了，啥人？賬房先生同狗腿子。“冷月英，五斗二升米快点拿出来!”“大叔，我男人还沒有回来，他一回来，馬上送去。”“啥，还要等男人回来？啥人晓得你男人回不回来。刘家的租米是‘鉄板租’，一粒米也不能缺，一天也不能拖。昨天已經放宽了一夜，还要嚕苏。来，沒有米，带人!”

冷月英昨天刚养过孩子，哪里下得了床。狗腿子眞辣手，跑过来“嗒”一把头发，把冷月英拖下来就走，里床的小毛头“哇……”地哭了起来。八岁的女儿刚巧从外面借了半升米进来，看见他們在拖娘，赶紧过来抱住娘的大腿:“姆嫣，不要走，你不要走……”“小鬼丫头，吵啥，滚开!”狗腿子拉起来一甩，“而沉、嚓冷、撒拉……”人甩倒，碗打碎，米撒得满地都是。

“走，走走!”冷月英哪里肯走，狗腿子就拿起枪柄对准冷月英背心上“捅……”敲上来。冷月英痛得“喔唷哇”，

小毛头“哇哇哇……”八岁的女儿急得喊“姆嫣……”但是大哭小喊有什么用？“达……”冷月英还是被狗腿子拖了出去，直到刘家庄，一直拖了七里路。

冷月英給狗腿子拖到刘家庄，已經昏头昏脑了。后来只觉得“嗦……”一陣阴气，“軋……”开門，“进去！”狗腿子的声音，“壳隆通……”冷月英被狗腿子用力推到水里去了。怎么房子里有水呢？这是刘文采的水牢。冷月英在水里刚想立起来，背后狗腿子拿一根木棍朝她背心上一戳：“到籠子里去！”光水牢刘文采还嫌不够，还要加上鉄籠子，现在狗腿子要赶冷月英到籠子里去。

冷月英昨天夜里刚养了孩子，下身血水都沒有干，现在浸在冷水里，肚子痛得象刀絞的一样；但是，有啥办法呢？只好朝前走。她借了外面的一点亮光一看，“啊！”水里泡了三个男人。走，走，走，脚下踏着一堆东西，一摸，“啊喲！”一个死人的背心。她赶紧跨过去，“喊哩喀嚓”，踏着几根死人的骨头，踏着几个死人的骷髏头。吓啊，冷月英吓得昏了过去。这里眞是活地狱，血污池。

冷月英醒过来，水已浸到大腿。她在想些啥呢？想她的男人有沒有回来？小毛头沒有奶吃，八岁的女儿肚子餓……

冷树庭在外面得知冷月英給活閻王拖去，赶快赶回来，刚养下来的小毛头已經餓死，八岁的女儿到村外討飯去了。他赶紧把女儿寻回来，一面磕头求拜，借了印子

錢，买了五斗二升米，拿到刘家庄去把冷月英贖回来。哪里晓得刘文采不肯，說还要七斗米。啥道理呢？刘文采說关在水牢里要出房錢，一天一斗米，关了七天要七斗米，不拿出来，冷月英不放。冷树庭只好再去借了印子錢，买了七斗米，才把冷月英救出来。

回到家里，冷月英只剩一口气了，昏昏沉沉躺在床上半个多月。男人弄粥湯給她吃，弄水替她洗。为啥要洗呢？死人的皮，死人的血，死人的肉粘了冷月英一身，洗还洗不掉。

穷人借了印子錢，日子更难过了。冷树庭借了一石二斗二的印子錢，赶鴨子不知道要赶多少年，才能把印子錢还清。但是冷树庭这样吃辛吃苦赶鴨子，好不容易把鴨子养大，刘文采却把鴨子不当一回事。刘文采的第五个姨太太頂欢喜吃一只菜，叫“烧鴨掌”，烧一碗要杀三十几只鴨子。因为鴨掌只是鴨脚爪当中連住的一块皮，姨太太只要吃这块皮，别的都不要，所以一只菜要杀三十几只鴨，还只是浅浅的一碗。

刘文采自己的生活也奢侈到了极点。他一个人一年四季的衣服就有三四百件，小老婆有五个，大小公館有二十五处。他常住的地方是刘家庄，刘家庄上有房子一百几十間，佣人百把个。吃鴉片也要分几个房間。給他糟蹋过的年輕妇女共总有五六百。吃、喝、嫖、賭，荒淫无耻到了頂。他怕身体吃不住，人参、燕窝这类补品还嫌不

够，又用了七个年紀輕的奶媽，挤奶水給他吃；还不够，把年輕农民抓来，把他們的血抽出来，直接輸到他身上去。但是，这种豪华奢侈的生活他并不滿足，还嫌花园太小，一定要扩建，把花园翻大。可是，靠近他后門住了一戶人家，有六亩田、四間房子，不把它們弄下来，花园就扩建不成。这家人家姓刘，夫妻两个，还有一个娘。男的叫刘益山，今年二十六岁。六亩田、四間房子都是父亲手里传下来的，自己种种吃吃，日子倒还过得去。

哪里晓得刘文采的賬房跑来了，說："刘益山，总办要翻造花园，你的田和房子让給总办吧。"刘益山要想拒絕又不敢，只好求賬房："賬房先生，謝謝你和总办說一說，田弄掉了我到哪里去种田？房子弄掉了我到哪里去过日子？一笔写不出两个'刘'字，看在大家姓刘的份上，照应点吧。"

賬房先生轉去对刘文采一讲，刘文采說："什么？嘿……刘益山，你竟然敢說不卖！"眼烏珠骨碌一轉，有了，派人通知乡公所，把刘益山抓起来，按他一个"通匪"的罪名。通，通，通，刘文采自己才通匪，土匪头子还是他的干儿子，现在倒要反咬一口，說别人通匪，要抓人。

刘益山得到訊息，一吓，"飞……"連夜逃了出去。刘益山想想恨啊！刘文采居然会来这一手。我一不种你的田，二不欠你的租，三不欠你的債，我不卖田地、房子，你就下这个毒手。现在逃出来了又怎么办呢？好吧，暂且

跑到亲戚家里躲躲。

刘銙山走了，家里只剩婆媳两个人。现在正是插秧的时候，刘銙山走了，田里沒有人去，怎么办呢？刘銙山的娘既急他的儿子，又急田里的活沒有人去做，把毛病都急出来了。賬房先生跑过来看她："老太，听說你身体不好?""是啊，賬房先生。""牵記儿子吧?""嗯。""要儿子回来嗎?""怎么不要？頂好叫銙山馬上回来。""乡公所正在抓他，案子沒有銷，他怎么能回来呢?""賬房先生，托托你，有沒有办法可想?""我有什么办法，要同总办去商量。他一张片子，乡公所就会把案子撤銷。"

老太想这話也对，只有刘文采有办法："那么，賬房先生，就托你到总办門前去讲一讲。"賬房先生就是要等老太开这个口："讲是好讲，总办也肯帮忙，不过有一个条件……""啥条件?""把你的六亩田和四間房子送給总办。"刘文采的心多少黑，以前强逼刘銙山卖，现在要强逼老太送了。

老太想，啥？弄来弄去还是要我的命根子——六亩田、四間房子。我老男人爬了一世，才爬到这个地步，我把它們卖了，送了，对不起我的老男人，也断了我的活路根子。老太越想越火："要我的房子、田地，我随便怎么样不会答应。老实說，虛就虛，实就实，我儿子安分守己，奉公守法，凭什么說他通匪？不卖，不卖!"

賬房先生碰了一鼻子灰，回去告訴刘文采。刘文采

又把眼睛骨碌一轉，第二条計策来了。啥計策？派人到刘益山房子背后开了一条大水沟，把山澗水引过来，“嘩……”水朝准刘益山房子的墙头冲。今天冲，明天冲；早也冲，夜也冲，墙头給冲坍了，“嘩……”水流到老太房間里，流到床头前，鞋子也汆掉，弄得一塌糊涂。老太气得鮮血直噴，毛病格外重了。老太想写信叫儿子回来，不敢；但是不馬上回来，今生今世恐怕再也见不到面了。

刘益山逃在外面，听到娘的毛病重了，无論如何要回来看看娘，就暗暗地回到家里，只看见媳妇趴在床上嚎啕大哭，一問，娘死了。啥时候死的呢？断气工夫不久，床前还有一大滩血，是吐血死的。临死的时候，娘还喊：“益山，你回来啊！益山，你要报仇啊！”刘益山抱了娘的尸体放声大哭。再一想，娘死了还是入土为安，只好托可靠的乡邻帮忙，想办法备棺成殮，把娘安葬掉。

刘益山田里的秧还沒有插，再不插要过季节了，过了季节，明年田里不长，刘益山一家吃什么？刘益山本来想回来看看娘就走，现在只能把秧插好了再走。六亩田，夫妻两个要插好久，要是一旦給活閻王发现，不是糟了？还是請几个邻舍帮帮忙，把秧一下子搶了下去好走。乡邻知道这块田同活閻王有糾葛，給活閻王知道了，自己性命也难保，不敢答应。刘益山只好赶到十几里地外面把三个表弟請来。

三个表弟都是年輕力壮，秧插得很快。刘益山想，只

要秧插下去，我暂时逃在外面，田里的事可以放心了，以后再想办法回来。刘益山轉身回到屋里替表弟拿水喝，拿了正要踏出大門，只听见"砰，砰，砰砰"枪声响，一看，不好了，三个表弟已經給乡公所的乡丁打死。刘益山气昏了，三个表弟是他請来的，现在为了他送了命。他顾不得危险，奔上去責問："青天白日，你們敢打死人！"

乡丁一看，是刘益山，正好，拿起手銬"咔"，把刘益山銬了起来："走！你通匪逃走，现在算碰在老子手里了。走，走！""我通啥匪？你們把我三个表弟打死了，究竟有沒有王法！"乡丁說："表弟？他們又不是本地人，到这里种啥田！一定是土匪。"拖了刘益山就走。

刘益山媳妇急得走投无路，赶到刘文采的狗腿子——賬房先生那里去求他帮忙說說情，把刘益山放出来。狗腿子架子十足："你們这种蜡烛，敬酒不吃吃罰酒。好說好話跟你們商量，把房子、田地让給总办，不肯，一定要见了棺材方才肯落泪。现在来求我，我不管。""賬房先生，无論如何求你帮帮忙，想想办法。""要帮忙可以，还是一句老話，田契、房契拿出来，我写张卖絕文书，你按个指印，就放你男人出来。"

刘益山媳妇想，卖田、卖屋，对不起死了的婆婆，她就是为了不肯卖才气死的；但是不卖，男人的性命保不住，他一死，我一个女人还不是早晚要給他們弄死！我死了，田地总归要給他們搶去。反正怎么斗也斗不过他們，还

是保命要紧。刘益山媳妇只得含了眼泪把田契、房契拿出来，在卖絕文书上按了一个手印。說的是卖，其实一个錢也沒有拿到，硬是給刘文采搶去的。

刘益山总算放出来了。夫妻两个人把家里的东西卖掉，买了棺材把三个表弟葬在娘的坟旁边。刘益山看看娘的坟，再看看表弟的坟，恨啊！娘坟上的烂泥还沒有干，旁边又添了三个新坟。再回头看看，刘文采已經派人在拆自己的房子，又把竹子砍砍断，在打篱笆，就要翻造花园了。刘益山想，肖大娘种了活閻王的田，还不出租米，人家完結；罗洪发打死了活閻王的一只狗，人家也完結；我不欠租，沒有打死他的狗，就因为我有了六亩田、四間房子，結果还是一样弄得家破人亡。刘益山哭，刘益山的媳妇也哭，哭得日月无光，云头上"呼……"的风吹。但见：

〔韵白〕烏云遮太阳，天地暗无光，大雨傾盆下，"嘩……"陣头雨过来，"嚯……"陣陣閃电光。刘益山想閉門家里坐，大祸从天上降。六亩田、四間屋，被活閻王搞得赤脚地皮光。最可怜，白发老娘含冤死，青年表弟枪下亡；我三个表弟犯啥个罪，到现在只剩三件血衣裳！衙門王法帮地主，我們穷人无处伸冤枉。"轰隆隆……""嘩啦啦……"天上雷声陣陣响，天啊，地啊！天老爷你到底可生眼睛？你替我一个霹靂打死活閻王，你替我一个霹靂打死活閻王啊！"轰隆隆……"活閻王并未死，雨反而慢慢下。唉！我求天天不应，求神沒用场，只落得家破人

亡，前途茫茫，无地容身，只好流落他乡。刘文采拆散人家无其数，这个故事我一时三刻哪里讲得光。

刘文采逼得穷人难活命，要想活命只有起来反抗，要活命要反抗，只有依靠共产党。共产党象太阳，領导被压迫人民求解放；要解放就要搞武装，拿起大砍刀，举起紅纓枪，打倒反动派，推翻活閻王。革命风暴象烈火，拿黑暗势力全扫光。打开仓庫分粮食，攻破城关打死伪县长，枪毙狗腿子，来捉活閻王。活閻王得訊吓破胆，夹起尾巴連夜逃出刘家庄。血海深仇未曾报，怎么好放过活閻王，群众紛紛追上去，今朝向他算总賬。天罗地网逃不掉，砰，一枪打死活閻王。封建地主被消灭，穷人翻身拿家来当。后来是土地改革分田地，組織起来力量强，互助合作集体化，到现在是人民公社放光芒。生产一年好一年，幸福生活喜洋洋。想从前，穷人性命象棵草，受地主迫害苦难当，阶級仇恨难忘記，血泪斑斑記胸膛。从前苦得象黃連，今朝甜来胜蜜糖。全党全民支援农业，美好前程无限量。过了今朝好日子，从前苦头不能忘。衷心感謝毛主席，永远跟着共产党！永远跟着共产党！



附　記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上海市青年宮举办农村故事員訓练班，打算通过說故事的形式向广大青年进行阶級教育，«血泪斑斑的罪証»就是重点輔导教材之一。它是根据发表在一九六二年十月十八日«中国青年报»的一篇同名报道改写的。这篇报道記述了解放前地主阶級怎样在劳动人民的血肉、脂膏、奶汁、白骨上建造他們的“天堂”；劳动人民又是怎样受尽欺榨压迫，过着眼睛里流血的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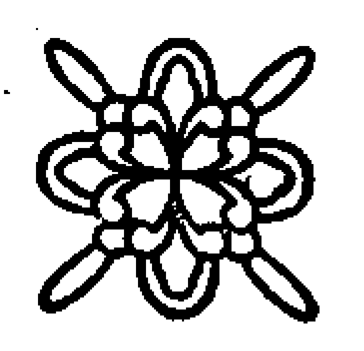
故事选擇了四个农民家庭遭受迫害的經历，控訴了地主活閻王刘文采荒淫无耻、敲榨勒索的罪恶行径；因此整个故事也按具体事件的发生发展，分成四节，加上最后一节韵白，可断成五个段落。故事沒有用很多笔力去刻划反面人物活閻王，而是通过各段情节揭露了他；并借用了評弹“表勿如讲，讲勿如争”的表演手法，从三老爹劝罗大媽起，层层剥出活閻王的嘴脸。活閻王刘文采虽然露面不多，可是給听众的感受却很深。比如說到四方农民都向活閻王交租的几句：“四方土地都姓刘……‘哈……’。这叫做：‘閻王哈哈笑，农民哭号啕’。”这几声笑，不宜过欢过长，要頓时收歛下来，才能在听众心灵上激起对地主阶級的仇恨。在說四个劳动人民正面形象时，除了肖大娘是被封建地主压得不敢反抗的弱者，可以說得軟弱一些之外，其他如罗大媽、冷树庭、刘益山等人，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反抗性；他們反抗地主的形式，罗大媽是求、冷树庭是忍，刘益山是爭。虽然他們由于种种限制，沒有达到正面冲突的地步，但反抗还是层层进展，步步深入的，最后进入了高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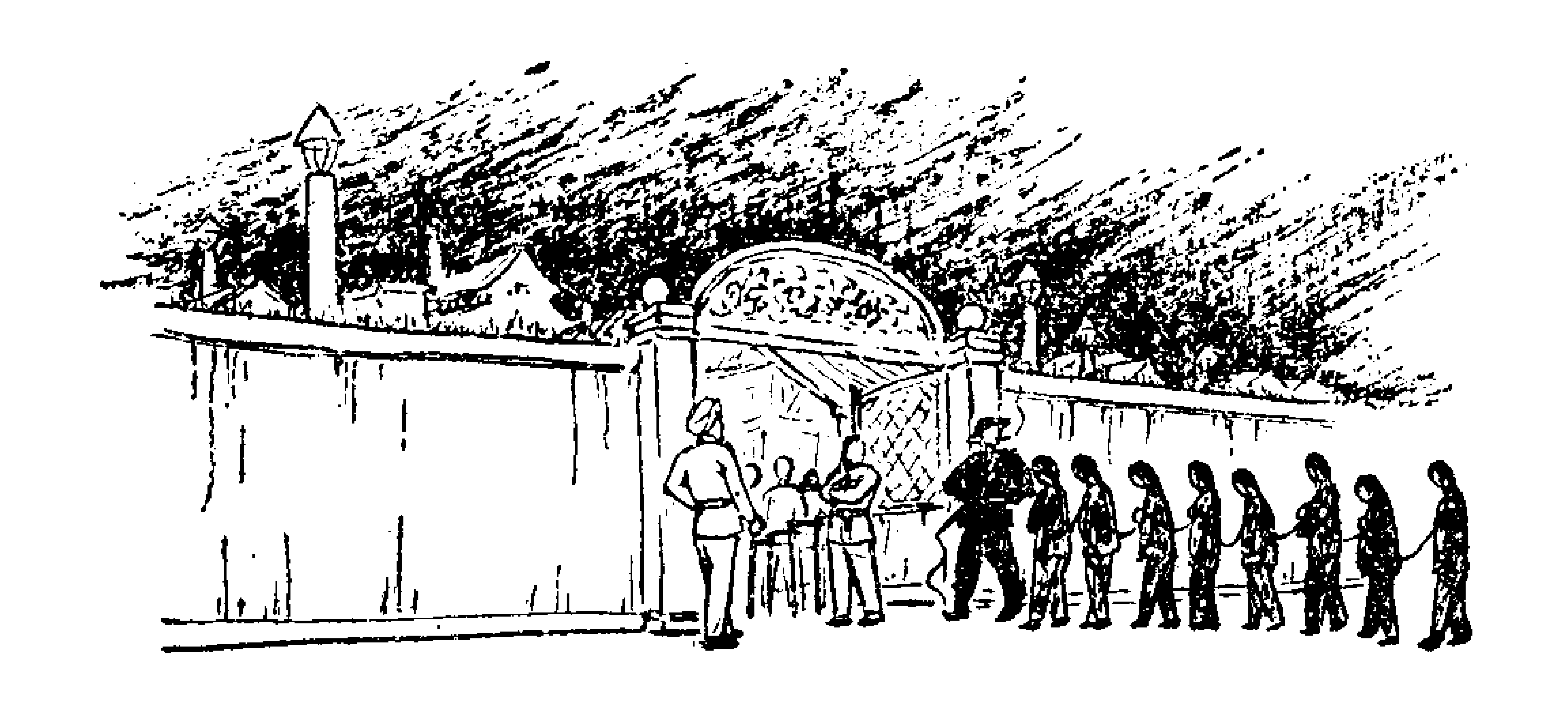
讲述时的語調，在各段中都有应該側重的地方，这可以衬托出活閻王的刻毒。如象第二段，刘文采强要罗大嫣的儿子給死狗当孝子，做三天三夜道场，穷人的性命还不及財主家的狗值錢；第三段，冷月英刚养孩子，下身血水未干，被浸在冷水里，肚皮痛得象刀絞一样；第四段，刘益山一家頃刻間連丧四命；以及最后一段韵白中的几句重句。語調应該充分表达仇恨、憤怒或激昂的情緒。

說故事和其他表演形式一样，应該注重感情的运用，不要过分卖弄技巧。这篇故事正是和农民的感情紧密相联的，如果听众是农民，台上台下的感情更容易交流；只要故事員的感情能够融合在故事里，对地主阶級有强烈的仇恨，定能收到应有的效果。有些故事員在农村說这个故事的时候，一說到："你家洪发給狗咬伤是小事，现在他被乡公所抓去，要枪毙了！"台下便响起："打死狗要枪毙？难道狗比人还值錢！"的共鳴。再如，冷月英被拖出家門，押到刘家庄，……"壳隆通"一个斤斗，跌到水牢。便听得一片"啧啧"声。要取得台下这些感情流露，首先取决于故事員的感情运用。

最后一段韵白是整个故事的重要关鍵之一。这个故事是悲憤的，为了使結尾不至于低沉，就用这段韵白来收尾。它前悲后憤，最后充滿了希望和兴奋的心情。韵白很长，念得不巧会造成拖沓无味，流于俗套；宜用口語化的"說"，就是继續象前面說故事一样說下去，而听起来却带韵，很有气势。在說到雷閃、风声、雨响的时候，可以尽量模拟动作，以增强气氛。說到"拿起大砍刀，举起紅纓枪……"的时候，情緒要热烈，語气要有力，充滿着希望。

（席　文）





一个包身工的故事

（参照夏衍原著《包身工》改編）

王庆庭 口述 **聞华生** 整理

“包身工”是啥？恐怕很多人不晓得，特别是我們年輕人不晓得。现在就来讲《一个包身工的故事》。

这个故事的主人叫杨桂英。她在旧社会就当过包身工，眞是受尽了折磨，吃足了苦头，幸亏解放了，她才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现在，她在上海一家国营紗厂做工人，生产非常积极，生活过得蛮好。

杨桂英有一个女儿，叫杨秀珍。一九六一年，她才十七岁，在上海一家开关厂当学徒。有一天秀珍跟她的老师傅在厂里維修机器，休息的时候到火炉边去烤火，不小心衣服給火烧着了。秀珍穿的是連衫带褲的工作服，要

脱来不及，再加衣服上有油，火越烧越旺，烧得秀珍渾身是伤，生命非常危险。幸亏工厂党委想法搶救，立刻把她送进医院，用了最貴重的药品，住了七个多月，才算把她救了回来。她出院以后，党委为了使她完全复原，又送她进疗养所，让她继續疗养了一年多。将近两年时間，国家为了秀珍这条命，花了很多很多錢。杨桂英替女儿算算，秀珍满师以后，这笔錢她白做几十年也做不出，现在呢，一个錢也不要她自己出，統統归国家負担。換了在旧社会，老板还会管工人的死活？不要說象秀珍这样有了毛病不会替她医，就是蛮好一个人，也要給老板、工头糟蹋得三分象人、七分象鬼。今天是秀珍出疗养所的一天，杨桂英特地赶到疗养所来接秀珍回去。秀珍欢欢喜喜跑上来喊一声“娘”，但是奇怪，桂英听了，非但不笑，反而眼泪会得簌簌地落下来。为什么？她看到了新社会的好处，也就想到了旧社会她当包身工的苦处。

在旧社会，杨桂英到底吃过啥苦呢？包身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这話說起来就长了。人家說，在旧社会，地獄有十八层，但是对包身工来說，旧社会的地獄有四十八层。别人受过的苦，包身工都受过；包身工受过的苦，别人或許連想都沒有想到。

杨桂英是江苏泰州人。在一九二九年，正是桂英十三岁那一年，泰州发生了旱灾。杨桂英的父亲是个貧农，去年生了病沒有錢医，死了，剩下一家五口——桂英，桂

英娘和三个弟妹。平常，他們受了地主的剝削，已經苦得透不轉气，现在加上灾荒，日子更加难过了，就靠剝些树皮、挖些草根来塞飽肚皮。

泰州灾区的农民苦成这样，但是在上海，有一个人倒反而洋洋得意，眞是："穷人哭哀哀，带工老板运道来；回乡騙得姑娘二三十，包管馬上发大財！"这个是啥人？带工老板姜阿六。"带工老板"就是专替东洋紗厂管包身工的工头。

姜阿六也是泰州人。他在上海混了几十年，拜老头子、巴結东洋老板，包了几批包身工，居然捞到了許多錢，在乡下买田、起屋，在上海开茶館，开浴室。现在泰州农村鬧灾荒，他的机会又来了：穷人家的日子过不下去，再凭他这张嘴，灯草也会說成是金条，又可以騙些小姑娘来当包身工。三年，在一个人身上捞上三百元，十个人就是三千元，三十个人就是九千元！哈哈……姜阿六越想越高兴。

姜阿六赶到泰州乡下，自然有狗腿子替他立了一本閻王賬，哪一家苦，哪一家穷，哪一家有十五六岁的小姑娘。这一天，姜阿六跑去对桂英娘說："桂英娘，根宝哥有病也不給我个信，不然我也好凑几个錢給他看病。现在……唉！"姜阿六跟桂英的父亲素不相識，现在是猫想吃老鼠，为了吃起来便当点，故意跟老鼠先攀个亲。但是，好人不知坏人心，桂英娘眞当是根宝的老亲来了，也就一

五一十把苦处讲給姜阿六听。蛮好，姜阿六就是要桂英娘叹苦經，好拿魚鈎子放过去釣魚。他拍拍胸膛說："根宝嫂，不要紧，这十块錢你先拿去用，桂英让我带到上海去做厂，过几年你們一家的日子就用不着愁了。"

桂英娘听了倒蛮高兴。她想，与其全家在乡下吃树皮草根，不如让桂英到上海去碰碰运气，将来或許有个希望。再一想，上海，上海，是个海，桂英人小不懂事，上海不是她去的地方。姜阿六的賊眼多少厉害，有本事看透人家的心，連忙說："根宝嫂，上海人多地杂，沒有路子就要吃亏。桂英不要紧，跟我在一起，白米飯，洋布衫，紅砖头洋房，只有她享福的份，沒有她吃苦的事。要不是为了根宝哥，我才不肯操这份心呢！"

桂英年紀虽然还小，但是已經有点懂事。娘，她怎么舍得离开呢？但是在乡下啃树皮总是啃不出头，现在既然有机会到上海做厂，至少眼前可以减輕点娘的負担；以后有了个飯碗，娘也好松一口气。桂英就对娘說："娘，我跟姜家叔叔去，你可以放心；以后賺了工錢，弟弟妹妹也好有个依靠。"桂英娘听见桂英懂得做娘的心思，也就一面落眼泪，一面答应了下来。

姜阿六一听答应了，得意啊！馬上从袋里"嚓"的拿出一张紙头，說："这样吧，根宝嫂，你不放心，我們就立个凭据，写明三年当中我管桂英的吃、穿、住，还包她有厂做。你捺个手印，我盖个章，以后你就凭这个問我要人。"

可怜桂英娘是个亮眼瞎子，不认得字，听姜阿六讲得这样好，也就在紙上捺了一个手印。

这张紙头是一张什么紙头呢？上面写的眞象姜阿六所讲的那么好嗎？不是。这张紙头叫“包身契”，实际上等于是张“卖身契”，上面写好：

> 兹自愿将小女杨桂英交給姜阿六带领到上海当包身工。当面言定包身金大洋念元；三年內由姜阿六負責一切生活費用；所得工資也全归姜阿六收用；生死疾病，一概听天由命，与姜阿六无涉。姜阿六先付包身金大洋十元，人銀两訖；另外十元，到滿一年半时再付。恐后无凭，立此包身契是实。

桂英娘在上面一捺手印，就算把桂英卖給姜阿六了。三年之中，姜阿六又多了一棵搖錢树，而且紙头上写好“生死疾病，一概听天由命”，那末做死、打死，都与姜阿六沒有关系了。

为什么包身金二十元，姜阿六只付一半呢？这也有个道理。原来，包身工一天至少要做十二个小时的工，而工錢只有普通工人的三分之一，可以說是最便宜的劳动力了，所以东洋厂家頂欢喜用这些包身工。当时全上海三十多家东洋紗厂，总共有四万八千个工人，倒有两万几千个是包身工。这些包身工都是从乡下騙来的十五六岁的

小姑娘，不懂罢工，不敢反抗，做死了也沒有人来管。她們的工錢是做一天算一天的，带工老板的錢袋永远也塞不滿，工錢越多越好，就拚命逼包身工做工，做得动要做，做不动也要做；身体好要做，身体不好也要做。所以，包身工做滿三年的很少，大部分在半路上就死了。包身金要是一次全部付清，包身工过了一年半載死了，姜阿六覚得太吃亏，所以只肯付一半。桂英娘看见紙上一个个墨团团，只当跟姜阿六嘴上所讲的一样，哪里晓得姜阿六是“菩薩的面孔，毒蛇的心”，嘴甜心狠。

姜阿六就是这样騙了一家又一家，一共騙到了二十几个穷人家的小姑娘，把她們带到上海，关在姜阿六自己的“公館”里。

姜阿六的“公館”的确是紅砖的洋房，一点不假。紅砖墻，石庫門，双开間，两层楼，蛮有气派。这一带，象这样的紅砖洋房很多，都是东洋紗厂造的，专門給带工老板和包身工住。外面围着鉄絲网，还有厂警看守。姜阿六“公館”門口，挂着一块三寸长的木牌：“泰州姜阿六”。門上有两条春联，原来是紅顏色的紙头，现在褪成白里稍带一点点紅，看上去已經不象是春联，倒象是家里死了人的丧条。上联是“积德前程远”，就是說多积功德，将来的前途就远大；下联是“行善后步宽”，就是說多做好事，后面可以退步的地方就宽。这里的所謂“积德”“行善”，姜阿六有他自己的解释，就是替东洋厂家多带点包身工，逼她們

多做点工，这样，东洋厂家喜欢他，他就可以越来越吃得开。春联中間貼着一张画，上面有字："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姜阿六貼这个也有道理，因为姜太公姓姜，他也姓姜，姜太公是他的本家，当然会特别保佑他，加上有东洋老板做靠山，坏事做得再多，也是"百无禁忌"的了。

紅砖洋房里面怎样呢？六个房間，一个灶間，蛮宽畅，但是姜阿六一家四个人，倒占用了四間，另外两間，一大一小，小的一間在楼上，住了九个包身工，都是前两年給姜阿六騙来的，原来也有二十几个，现在只死剩九个。大的一間在楼下，就让桂英那一批二十几个包身工住。这間房間有六尺宽、十尺长，二十几个人横下来，肩膀并肩膀，脚底碰头頂，还嫌小着一点，連走路的地方也沒有。两个人合一张破席子，到夜在地上一鋪，就算是床。地上是水門汀，从来晒不到太阳，一年四季都象黄梅天，地上湿答答，还沒有到热天，蚊子、臭虫就出来横行霸道，咬得小姑娘渾身是块，搔得西一个烂疤，东一块烂疤。但是，姜阿六还不許有人憎厌。有一个叫小福子的小姑娘，在乡下同桂英是紧邻，一向同桂英蛮合得来。小福子第一天踏进房門，看见房間这样小，这样潮，只是稍稍皺了皺眉头，姜阿六就开口罵："你們进了我的門，就是我的人了。要你們圓，哪一个敢說个方字，不要怪我手段辣。上海寸金地，有地方給你們横横，已經算是你們的福气！"桂英哪里睡得下去，就是睡下去了，又哪里睡得着。想娘，想弟

弟妹妹，悔不該上姜阿六的当，还有蚊子叮，臭虫咬……她連上好几夜都沒有睡好，等到实在疲倦了，正要迷迷糊糊睡着，背脊上已經“啪”的来了一鞭子，还听见姜阿六在駡：“猪玀，五点钟就要上工了，你們还賴着不起来，快，快！”接着又是劈劈啪啪的鞭子声音。第一天，桂英想，天还沒有亮就上工，比乡下种田还早。才想到这里，起来的动作稍微慢了一点，“啪”“啪”，鞭子又抽了过来。

姑娘們起床，什么揩面、漱口、梳头……都沒有了，大家拥到自来水龙头那里，用水潮潮手，朝眼睛上泥泥，就算是揩面了。所以，不到半个月，她們的脸和頸子都象涂了一层黑的鍋巴，只有两个眼圈还是原来皮肤的顏色。

早晨吃粥了，姑娘們又要把席子卷在墻脚旁边，騰出地方来吃粥。“粥”是什么粥呢？是菜皮加米湯，只看见湯不看见米。菜更不要說它了，只有一碗盐，大家用筷子蘸蘸。一天三頓，都是这样。有一天，算是姜阿六的生日，隔夜姜阿六关照老板娘說：“明天寬点吧，多烧点米，加碗把小菜。”这天，桂英在桶里舀了半天，一碗粥才舀到了几粒米，可是手脚慢了一点，要添第二碗的时候，桶底已經朝天了，粥湯沒有了，她只有捧了碗盯住桶底看。老板娘伸手过来拿桶一拎，駡道：“穷鬼，烧多少吃多少，烧了这許多还喂你們不飽！”就跑到灶間拿起一碗隔夜粥倒在桶里，又冲了半桶自来水，朝桂英面前一放：“不是老板的生日，你們只能啃桶底板！”桂英是一肚皮的气，但是肚

皮餓的味道实在难过，只得忍住气把隔夜粥和冷水朝肚里灌。菜呢，多倒是多了一碗，桂英箝起来一嚼，是萵苣笋的叶子；不过，因为每天本来只有蘸些盐，所以现在吃起来，萵苣叶也蛮有味道，算是好小菜了。

厂里是五点钟上工，到四点钟，姜阿六就叫包身工排好队，不声不响地跑到厂里去，到晚上五点钟，又排着队回来。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老板从不让包身工跟外头人接触。所以，东洋老板和带工老板都說包身工是装在罐头里的劳动力，逃不走，变不“坏”，頂保险。于是，在肉罐头、魚罐头以外，又多了一种人罐头，是专装包身工的罐头。

开始的时候，桂英派在粗紗間扫地，后来又正式上机器，做的工跟普通工人一样。車間里，馬达的声音“軋騰軋騰”，皮带的声音“啪达啪达”，錠子的声音“壳落壳落”，这几种声音混在一起，說不出是一种什么声音，把桂英弄得头昏脑胀，耳鳴目暈。車間里又終日在落雨夹雪。雨是車間里噴雾器噴出来的水蒸汽，据說棉紗潮湿了就不容易拉断。桂英身上被搔破了的臭虫块，碰到了这种湿气就发痒发痛，烂了起来，跟衣服粘在一起，脫起衣服来就有刀刮那么痛。雪是車間里飘来飘去的棉絮，天热，車間里的溫度又高，至少在华氏一百十五六度以上，汗直淌，再加上长年不洗澡，棉絮粘在身上，多少难过；而且呼吸的时候，棉絮直往鼻管、嘴里冲，每三天就有一錢棉絮

吸到肺里去，半年下来，肺里就会有四两棉絮。所以包身工等不到半年，就会生肺病，有許多包身工就是死在这种毛病上的。

这些病痛固然难过，但是頂难过的还是带工老板和东洋紗厂領班的种种虐待。有一天，桂英因为晚上沒有睡好，做工的时候头痛得厉害，就閉起眼睛稍微养养神，哪里晓得給領班看见了，赶上来用手指甲掐桂英的眼皮。桂英痛得受不了，把头一偏，身子往前一冲，一只脚正好踏痛了領班的脚趾头。領班一把拉住她的头发，把她拖到水龙头下面，叫她的头朝天，开起龙头就冲，还边冲边駡："懶鬼，还敢不敢偷懶！"水朝桂英的鼻子和嘴里灌进去，灌得眼球都突了出来，气也透不过来。以后，桂英連眨眼睛也不敢多眨了，怕給領班看见了又当她在偷懶。小福子也吃过这种苦，所以精神再疲倦，也不敢在机器旁边随便眨一眨眼睛。一天下午，小福子一个眼花，头往前稍稍一冲，辮子給机器卷住了，只听见"啊"的一声，头皮也給卷了进去，等到把車关住，把她拉出来，已經成了一个血人。东洋老板和領班赶来，只是問机器坏了沒有，小福子的伤这样重，他們連眉头也不皺一皺。姜阿六叫人把她拖回去，朝地上一放。小福子的血出得很多，嘴干得不得了，但是姜阿六"砰"的把房門一关，一滴水也不給她吃。因为姜阿六看见小福子給机器軋成这副样子，就是好了也不能做工了，倒不如让她死的好。等到桂英放工回来，

小福子已經不行了，只有微微的一口气了。桂英凑到她旁边，小福子拉住她，輕輕地說："桂英，你要告訴我娘，要替我出这口冤气！"說完，小福子就死了。死了一个包身工算得什么！在姜阿六心里，不过象死了一只蒼蝇、蚊子一样，气也沒有叹一口，把小福子拖了出去就算完事。桂英为了小福子的死，伤心了很久，有时做梦，自己也給卷进了机器，渾身血肉模糊。

桂英給这件事一吓，再加給領班用自来水冲过，受了寒，发起高烧来了，腰痠背痛，四肢发軟，爬也爬不动。她晓得姜阿六不会让她不做工，早晨只得勉强起来，等到大家排队的时候，趁天黑姜阿六看不清楚，她就躲进房間，蜷在席子里，沒有去上工。她以为这样也許可以躲过一天了，哪里晓得老板娘的眼睛比老鷹还厉害。老板娘把她拖出来："好啊！做工学不会，装病倒学会了，快上工去！"桂英发热发得面孔通紅，嘴唇也焦了，躺在地上只管求："老板娘，求你做做好事，我实在有病，做不动。你摸摸，我渾身发烫。"老板娘說："渾身发烫！那便当。"她到灶間舀了一盆冷水，拿起来就往桂英身上浇，浇得桂英直跳地跳起来。老板娘笑了："哈哈，一盆冷水就把你医好了，不是爬起来了。还不去上工！"伸手把桂英拖了就朝厂里跑。桂英給冷水一浇，热度更高了，头痛得快裂开了，眼睛前面的东西都在轉圈子，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只好硬撑着身子，照常立到机器旁边去做工。

桂英有了病沒有吃过一帖药，照常做工，幸亏靠了她身体的自然抵抗力，病还是慢慢地好了。桂英才来了一年多，臂膀、大腿已瘦得象芦柴棒那么一根。衣服还是从乡下穿来的那一件，天天穿，月月穿，热也穿，冷也穿，已經破的破，烊的烊，象一块破破烂烂的抹布。日子这样苦，桂英哪一天不在想她的娘！要是能跳出苦海，回到娘身边，就是啃树皮，也比这里好一千倍。但是只要她身上的油还沒有榨干，姜阿六是不会放她过門的。好不好逃呢？桂英也动过脑筋，但是不行。房子外面有警察、铁絲网，上工、下工都要排队，还有人押着，眞是长了翅膀也不要想飞得出去。桂英沒有办法，只想写封信給娘，教娘晓得她在上海受苦，或許想些办法把她接回去。她費了好多工夫，趁在工厂上厠所的时候，托一个識字的女工写了一封信回去，信封、信紙、邮票都是那位女工出錢买的，信也由女工替她丢在工厂門口的信箱里，总之，一切由那位女工包办到底，信上还特别关照娘不要写回信，免得給姜阿六拿到。但是，姜阿六的手要多少长就有多少长，信丢在厂門口信箱里，工厂在暗底下是要检查的，看到是杨桂英的家信，就送給了姜阿六。所以，信丢在信箱里，就等于丢在姜阿六家里一样，还是給姜阿六拿到了。

这一天，桂英放工回来，刚踏进房間，姜阿六就上来一把扭住她的头发，又是踢，又是打，嘴里还罵："賤骨头，一天三頓吃昏了头，挖起我的墙脚来了！""你讲，誰給你

写的信？讲，讲！”桂英忍住了痛，一句話也沒有讲。姜阿六更加火了，把桂英的两只手一綁，凭空吊了起来。这还不够，姜阿六又捉了一只猫，把它塞到桂英褲子里，用绳子把褲脚管扎扎牢，然后拿起鞭子往猫身上抽。猫吃到鞭子，一面“咪呸”“咪呸”的直叫，一面在桂英腿上乱抓。桂英痛啊，但是，姜阿六的鞭子还是劈劈啪啪地乱抽，桂英身上的肉給猫一条一条地抓了下来，血从褲脚管滴滴嗒嗒地流到地上，一大滩。最后，桂英昏过去了，姜阿六才把她放下来，用冷水噴噴醒，又叫她在門檻上跪了一夜。从此以后，桂英連信也不敢写了，一門心思想熬过三年，能象厂里的女工一样“自由”就好了。

其实，厂里的工人又有啥自由呢？他們的日子也不好过。他們常常唱一首歌：

踏进工厂門，自由被剥尽，
老板狠心狠，待我象犯人！
黑心领班拿摩温，凶暴又残忍，
要罵要打，工資充公甚至赶出門。

但是，桂英看来，厂里的工人究竟还有被“赶出門”的“自由”，有不做工餓肚皮的“自由”，包身工呢？就是連这一点点“自由”都沒有。有时候，桂英上工看见了叫花子，也会眼紅，一样餓肚皮，叫花子比包身工“自由”多了。所以

說，在旧社会，别人的地獄有十八层，包身工的地獄多到四十八层。

桂英总算做了快三年了，再有三个月，桂英就可以滿期了。熬到现在，眞不容易！过一天，就象爬过一座大山那样吃力，但是山里有山，山外有山，爬过一座又是一座，总象沒有爬完的时候。现在好了，快出头了，桂英心里蛮快活。但是，桂英快活得太早了。

有一天，桂英又生起病来，热度很高。自从上一次吃了苦头以后，碰到有病，她再也不敢躲起来了，还是照常去做工。这一次她还是去上工，但是奇怪，姜阿六的态度两样了，忽然叫她回房間，可以不上工。桂英不曉得姜阿六是啥心思，叫她不要上工，她就回房間一連躺了四天，姜阿六也从来沒有来催过她上工。

现在，三年滿了。桂英越想越开心，但是又不敢对姜阿六說："三年滿了，让我出去吧。"只是在等姜阿六自己跑来关照。她等了一天不来，两天不来，三天不来，就硬硬头皮去問姜阿六。姜阿六眼睛一抬："什么，滿期了？你生病躺了四天的事忘了？俗話說'欠一归十翻三番'，照規矩給我补做四个月！"其实，俗話里并沒有"欠一归十翻三番"这句話，是姜阿六自己造出来騙桂英的。"欠一归十"，躺了四天就要还四十天；四十天"翻三番"就是一百二十天，正好四个月。姜阿六放慣了印子錢，包身工生病也不忘記加利錢。桂英不敢犟，只好再做四个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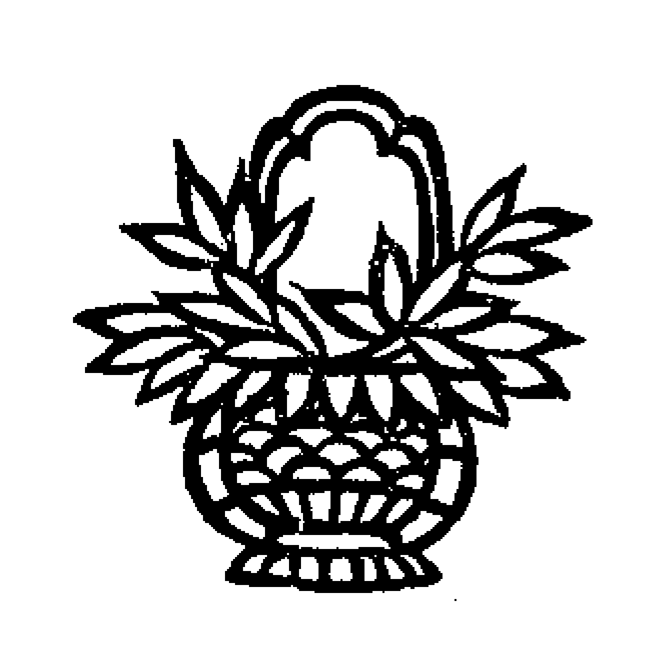
四个月好不容易熬过去了，姜阿六来喊桂英到楼上去有話說。桂英很担心，怕姜阿六又弄出什么名堂来不让她走，但是姜阿六这次却肯让她走了，說：“桂英，你可以走了。”桂英眞高兴。姜阿六又說：“你一个人在上海做厂不大方便，你娘既然把你交給了我，我要照应你。现在，我替你找了一个男家，拉黄包車的，人蛮老实，你跟了他就有个照应。”桂英一下子又呆住了，想恶鬼怎么发起善心来了，不对，里面一定有鬼，所以不肯。姜阿六面孔一板，看看挂在墙壁上的鞭子，狠声狠气說：“什么？我替你作的主还会錯？不肯，你就留下来，叫你娘来領！”桂英急了，信都不許写，娘哪里会来領她？明明是不答应，不让她走路。好吧，外面再坏也总比在姜阿六手里过日子好，桂英含着眼泪答应了下来。

姜阿六一定要逼桂英嫁人，有他的算盘。桂英是那个車夫用錢向姜阿六买的，五十块大洋，两坛酒，四担米。姜阿六在桂英身上刮得还不够，最后还用这一手捞了一大把。

同志們，包身工的生活苦不苦？苦。在旧社会，是不是只有杨桂英在吃这种苦呢？不是。杨桂英以外还有許許多多杨桂英，而且有許多包身工老早在东洋厂家的机器上面，在带工老板的鞭子下面送掉了性命。可以說，东洋紗厂的每一个錠子，都是用包身工的血和生命做的。侥幸活了下来的包身工永远不会忘記这种痛苦，她們要

报仇！所以有些包身工后来坚决参加了革命斗争，在共产党领导下，向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討还这笔血债！

解放以后，桂英自己是国营紗厂的工人了，她的丈夫也改行进了工厂，女儿也进学校讀书了，一家都生活得很好。今天，桂英到疗养所来接她女儿秀珍，看见秀珍欢欢喜喜跑过来叫“娘”，桂英高兴啊！但是，她又想，秀珍这一声“娘”更应該是叫共产党的；要不是在新社会，秀珍早已象小福子那样变成冤鬼了。所以，她格外痛恨旧社会，热爱新社会。正是：当了包身工，进了地獄門；苦水吐不完，冤仇海样深。来了共产党，穷人大翻身；好了疮疤不忘痛，幸福不忘本。



附　記

这个故事主要是根据夏衍同志原著《包身工》改編的，另外又参考了解放以来的有关报道。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呢？

俗話說得好："好了疮疤不忘痛"。全国解放以后，我們劳动人民做了国家的主人，有吃、有穿、有工作，生活是幸福愉快的。但是，有一些青年人，例如我們厂里的个别青年工人和艺徒，他們沒有吃过旧社会的苦头，沒有受过資本家的剝削和压迫，身在福中不知福，稍不如意，或者碰到一些暂时性的困难，就会产生埋怨情緒。这使我很有感触，很想讲一个关于新旧社会学徒生活对比的故事，給青年工人听听，看看过去，比比现在，望望将来，借此提高阶級觉悟，鼓起更大干劲，努力生产，把我們的国家建設得更好。

眞巧，上海市靜安区图书館給我送来了一本夏衍同志写的《包身工》，要我改編故事。我一口气把它讀完以后，很受感动，感到夏衍同志写得太好了，对旧社会的特殊的"学徒"生活揭露得非常深刻，眞是教育青年学徒的好材料，于是我并不考虑自己的水平够不够，就动手把它改編成故事。

三年来，这个故事我已讲过四五十次，听众达一万人以上。車間里我讲过，生产小組我讲过，大会上我也讲过；对青工讲过，对女工讲过，对老年工人也讲过。因为夏衍同志所揭露的包身工的痛苦生活非常眞实而深刻，听过这故事的人都很受感动，特別是女工，很多人在听到半路上就哭起来了。我們厂里的装配車間有一个女工，

三十七八岁。她三岁死娘，七岁死爹，小时候靠拾菜皮吃过日子，生活很苦。她听了这个故事，一面哭一面說：“我以为在旧社会沒有人再比我苦的了，哪里晓得在我那个时候，还有包身工比我苦得多！”

最初，这个故事所讲的都是包身工的苦事，有一次，我們厂里安全科的一位同志对我說：“小王，你那包身工故事的对比性还不强，否則說服力就更强了。”这个意见对极了，光說包身工怎样怎样苦，只能叫人听了感到难过，調子未免太低沉，如果适当地把新社会的学徒生活用来与包身工对比，更能达到我讲这个故事的目的。我就把我們厂里一位学徒被火烧伤的事加了上去，并且作为开头。后来，我又替他改了一个名字，并且把男学徒改为女学徒，作为故事的主人杨桂英的女儿。上海市工人业余故事团陆凤英同志和其他故事团(队)所讲的《包身工》故事，对我也有启发。

包身工制度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勾結起来，逼迫破产农民的小姑娘落入魔手，供帝国主义和它的狗腿子进行最残酷的剝削和虐待。这种变相奴隶制度的存在，对于当时的所謂“文明”社会，是一个有力的諷刺。

故事预定讲一小时左右，所以只用了杨桂英这一个主要人物，并且比較集中地反映了包身工和带工老板的矛盾。当然，这样做的主要目的仍是在揭露帝国主义的罪恶，同时也反映了在地主阶級統治下的农民生活，因为桂英是受不了地主的剝削才被逼落入姜阿六之手的，而姜阿六正是帝国主义的狗腿子，专替帝国主义效劳。故事原来还有一些包身工后来参加斗爭的情节，后来因为讲述时間的限制，删去了，只是簡单地表过。

我的水平很低，可能沒有正确表达原作的深刻用意。今后，我要加强学习，特别是加强政治学习，爭取做一个好故事員。(王庆庭)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故事会　第１辑
作者＝
页数＝２００
ＳＳ号＝
ＤＸ号＝
出版日期＝
出版社＝